

魯迅名著評論集
路沙編

阿
Q



0793820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發行



目錄

序	一
艾蕪：論阿Q	一
張天翼：論阿Q正傳	九
立波：談阿Q	七一
冶秋：阿Q正傳——讀書隨筆	八三
許欽文：漫話阿Q	九九
兩村：新舊阿Q	一〇五
附錄	
阿Q正傳	一一一
阿Q正傳的成因	一六三

現代獨幕劇選

走

葛一虹編

本書為抗戰以來最佳的獨幕劇選，內容包括有吳天的走，洪深
 的櫻花晚宴，章泯的鋼表，宋之的的出征，夏衍的娼婦，舒非的蕭
 忠義，汪震之的一心堂，徐昌霖的母與子，以及編者長篇說明「我
 為什麼要選這幾個劇本？」「我對於他們的感覺是怎樣的？」全書
 二八二頁，實價每冊國幣貳元肆角正

目錄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序

爲什麼還要收集這個集子呢？

因爲牠還需要。

雖然我們不知道阿Q死於什麼年份，但推想起來，總有二三十年吧？自從那天「阿Q被抬上一輛沒有蓬的車」「喀」的去殺頭」後，阿Q是不是被「噤」個精光呢？阿Q真的「斷子絕孫」嗎？那末請你再翻開阿Q正傳來細心讀一遍，自然明白。

阿Q沒有死，不，也許是阿Q的兒子，但總之有阿Q這樣的一個影子，常悵悵在心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有一次，不知道做夢呢還是什麼，偶然遇見阿Q。現在阿Q自然和過去的不同，不是很明顯嗎？好像他不怕人家說：「亮起來了！亮起來了！亮起來了！」的嚇唬，或竹篾盤在頭頂上的辮子盤不是沒有了？剃得光光，幾個癩瘡疤更顯得亮晶晶。

的確和過去不同了，所以人家叫他「新的阿Q」也有人叫他「新時代的阿Q」

的確，阿Q也混在抗戰的陣營中，掛起抗戰的牌子來。

「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幾千年的文化，幾千年的歷史，物博地大，你真是什麼東西

可是「小日本」胆子大，一九一八」後，又「一五八」而繼而又是一七七

」，這個阿Q心裏又氣又悶。

「畜生！」阿Q怒目而視的說，嘴上飛出唾沫來，「媽媽的，你老子「噠」掉你王

八蛋的「小日本」！」阿Q也居然學會了秀才的官話「王八蛋」。

從此阿Q便示出「糖尿」症來，說要養病。小D會責備他不該，但阿Q怒目而視的說：

「媽媽的——不相信麼？你張開嘴巴嚐嚐。」

最後阿Q得意洋洋坐上飛機：「手執鋼鞭……呀呀呀……我是新中國的老子……」

「阿Q，抗戰了！」趙太爺說。

「抗戰了，……嗚嗚嗚」。阿Q摸摸癩頭。

抗戰一開始，各處都需要人材；像阿Q，也重新為趙太爺叫回去做短工，從此阿Q又出

進在趙府。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是每個國民應盡的一份責任呀！」趙太爺倒替阿Q宣傳抗戰了。你替我把市上的米囤積到米倉裏，你的工錢捐與前方將士。」

趙太爺的錢，從香港匯豐銀行起，一直存到美國，阿Q也感到無限光榮。『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頌揚他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着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歡喜。」

X X

X X

阿Q自己說：一個早上天還沒有多亮，他在一塊荒地上大便，不遠地方，有三四個青年漢子被反綁了手站着，另外也有三四個拿槍的人物，把槍口對正了那三四個青年漢子的胸口，「一刻兒」——拍拍拍……，「一連十餘响，好看呀！那三四個青年漢子馬上倒下，滿地亂滾，一刻兒不滾了，一刻兒另外幾個人一脚脚的踢進坑裏去，立刻蓋好泥土。好看呀，從前我看見過「際」，現在不同了，「乒乒乓」。

「阿Q站起來了。」人家都說。

「阿Q新生了！」人家都說。

然而未莊的人們都說：『阿Q反動了』。『阿Q是漢奸』果然，有一天被三五個拿槍的短衣人物，用鏈條牽走了。

後來可不知怎樣。有的說在一個荒場上「乒」的槍斃了。有的說在監獄裏逃走了。

.....

可是阿Q的影子仍愧愧於我的心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但阿Q總在這個革命的浪潮下漸漸兒「斷」了「子」，「絕」了「孫」吧！

爲什麼還要收集這個集子呢？

因爲牠還需要……

××

××

×

最後有一點聲明，因爲收集材料的困難，祇選擇了艾蕪的：論「阿Q」；張天翼的：「論阿Q正傳」；立波的：「談阿Q」；冶秋的：「阿Q正傳」；許欽文的：「漫話阿Q正傳」；雨秋的：「新舊阿Q」；和一個附錄：——「阿Q正傳」「阿Q正傳的成因」正文。這

是自覺很不夠的，但讀者諸君在討論時，希望多產生一點東西寄給編者，以後倘使有再版的機會時，添加進去。這是所盼望的。

論 阿 Q

艾 蕪

一、作者怎樣懷孕起阿Q這個人的

作者在吶喊序言內，說到他看見身體強壯的國民，也無非做了別國人殺頭示衆的材料，「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他們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他在「論睜開眼睛看」一文中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從這里可以看出作者是非常注意中國國民的精神的。

作者所遭遇的時代，正是帝國主義戰勝中國的時代。在他生前四十年，即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發生。一八四二年，訂江寧條約，開五口通商，割香港給英國。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擄去兩廣總督葉名琛，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陷大沽。中英中法訂天津條約，允許教士入內地傳教，開始有領事裁判權，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破北京，一八七一年俄兵佔伊犁，一八七九年，日本併吞琉球。這是作者未降生前中國情形。作者是一八八〇年才

生的。在該提期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越發狂烈。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安南割給法國。一八八六年，英併緬甸。一八九〇年，訂中英藏條約，承認哲孟雄為英國領土。一八九四年，作者已經十四歲了，發生中日戰爭，國家受到戰敗的恥辱。一八九五年，訂馬關條約，割遼東台灣給日本。一九〇〇年，作者二十歲的時候，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破北京。一九〇一年，訂辛丑和約，賠款四萬五千萬。

在這時期的國民精神，雖然受到戰敗恥辱的影響，但却是看不起外國人，仍以中國的封建文明自誇。像有些朝野人士，即使看出了洋槍洋砲的厲害，主張向西洋人學習，而在學術方面，依舊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像主張接受西洋文明最力的張之洞在勸學篇內說：「倫紀，聖道，心術，都是不變的。在上海強學會秩言內也說，皆以孔子經學為本。薛福成在變法文內說：「我國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無弊者，雖萬世不變可也。」又說：「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羣，其道不變。三綱五常，人生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為，乃可無憾。經書胥基於此。」李鴻章在派員攜帶幼童出洋並應辦事宜疏中說：「幼童須學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等，以示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的時候，作者已經在日本留學了。當時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雖明

知自己是戰敗國家的人民，却以中國有着了不得的精神文明，故把日本人全不看在眼里。有時借追求精神的慰安，便神往於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見作者「說鬚鬚」一文）而「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見「吶喊」序言）這些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起着作用。作者對於這種國民精神的毛病，頗為感慨，在「文化偏至論」一文內說：「中國既以自尊大暗閉於天下，善詆譏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殘守闕，以底於滅亡。」作者在文藝方面的見解，是要拿文藝來改善國民的精神病狀的，那末，以精神勝利這一特點見稱於世的阿Q，無疑是受辱於當時的國民精神了，也即是被帝國主義打敗，借是以封建文明自誇的國民精神。這阿Q小尼姑一、阿Q是國民精神病狀的綜合嗎

作者在阿Q正傳內說到阿Q是永遠得意的，便加了這樣的按語，「這或者也是中國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又阿Q認為應有個女人，否則，斷子絕孫，便沒人供一碗飯。也加按語說：「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對於假洋鬼子小尼姑之流的龔端，則加以嚴厲的攻擊，對於男女一塊談話，則怒目而視，更儼然是道學先生一流的人物了。阿Q罵人，「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呢。」這和留學生神往於大元，是極其相似的。表面上

尊崇禮教，（見男女一塊，認爲有勾當）暗中却摸女人的大腿，這種假道學的地方，正和許多上流人物差不了多少。只是上流人物不像阿Q一樣的笨，他們用不着去偷摸女人的大腿，他們把錢一出，妓女妾之類的人物，便自動地走來了。這樣，他們一方面既玩弄了女人，另一方面又對於一塊談話的男女大搖其頭，嘆爲世風日下。阿Q非常憎惡革命，等到革命成功有利可圖的時候，便又到處鑽營奔走，要求加入了。這種人當然不僅阿Q一流人才有的，可以說好多人都有這種毛病，尤其是士大夫這類人中最佔多數。至於欺軟怕硬，（打小D，侮辱小尼姑，趙太爺打他，則不敢回手）意見圓滑（以爲王鬍要逃了，就給他一拳，打不贏了，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城里人煎魚，用細葱可笑，但鄉下人連塘里人煎魚都沒見過，亦可笑。）亦莫不是好多中國人都具有的。

阿Q是中國人精神方面各種毛病的綜合，這在作者本人亦是承認的。作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講到他創造阿Q這一典型，「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中國人的靈魂來。」又說：「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爲在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這可以看出作者創造阿Q這一典型，是從許多中國人身上觀察得來的結果。作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一文內也說：「人

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

阿Q最特別的性格，是精神勝利這一點，如現在雖窮，從前批評們鬧得多理。這種口氣，實是許多中國人都講的。兒子打老子，上流人士不會這樣說，因為他們有着紳士態度，根本就不會同什麼人打架，更不會常常被人打，但精神勝利法都是有的，只不過表現的方試不同而已。上流人士同別人下不去，當面忍着，背地才來說他的閒話，甚至回到家裏，不拍案打凳地罵。或者在社會上受了氣，無可如何，於是一肚皮氣回家去，向老婆發洩，再不然打孩子一頓。（阿Q沒有老婆孩子則打自己）這種現象很不少，在社會上做懦夫，回到家裏，硬當暴君，算是某一方面雖然失敗，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取得了勝利。上帝，別看雷林吉爾斯先生就上面的話來說，阿Q是綜合中國國民精神方面的毛病寫成的，而其神髓最大的毛病，則是精神勝利這一點。

魯迅先生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說：「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有些茫然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爲人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

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意見。根據這段話，更可以明白，作者是有意要寫出中國人的毛病，使人警惕，趕快療救的。

三、阿Q有沒有成爲世界典型人物的可能

莎士比亞寫的哈孟雷特，西萬諦斯寫的吉訶德先生，都已成了世界的典型人物。魯迅先生寫的阿Q有沒有可能超出中國人的範圍，走到外國人里面去生活，跟哈孟雷特吉訶德先生等人一樣馳名呢？我敢說這有可能的。阿Q最特徵的毛病，精神勝利，這一點在外國人裏面害這種病的，實亦不少。歐美人非常信仰基督教，聖經上的名言，像『我是深淵』印在他們的心理。富人進天國，比駱駝鑽針眼還難，窮人只消大搖大擺就可以進去。像這樣的話，不是精神勝利是什麼？實際的幸福更讓人去浮擾，自己只得意於渺茫的幻想。正跟阿Q老兄差不多了。

人類尚未完全克服自然戰勝環境，而又不甘屈服，總想暫時求得慰安，同時還有人繼續拿空虛的東西而使屈服者滿意，在這種時候，阿Q總得跟他們發生關係的。而且阿Q到現在只不過活了二十來年，吉訶德先生和哈孟雷特却在世界上活了幾百年，相形之下，當然阿Q很年輕的很，同外國人混熟，必要還需要一段時間的。

四、爲什麼要把精神勝利的特徵弄在阿Q的身上

作者爲什麼不把精神勝利這一毛病，具象在知識份子身上，而要找個卑微的人物呢？當時精神勝利的毛病，害得最厲害的，不就是那些在朝在野的讀書人麼？我以為這是由於作者向來主張寫作品「取材要嚴，開掘要深」（見作者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不肯隨便寫作的緣故。他首先在知識份子身上看出精神勝利的毛病，繼後便再行研究下去，觀察出沒有受過教育的下層社會，因受着世世相傳的因襲見解，也是害着這種毛病的。他知道這種精神勝利的毛病，生根在國民精神生活裏面，是非常之深，若要連根將它拔去，單把這毛病具象在流人士身上而加以諷刺，是不夠的，必得要藉一個下層人物的一生，將這毛病揭示出來。而且精神勝利這種毛病，弄在被壓迫的卑微人物身上，兩相對照，則更襯脫得分明，非常醒眼。像阿Q正傳里面所描寫的趙太爺秀才舉人假洋鬼子之流，原是一些被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人們，但他們同時和阿Q一比，借是高阿Q好些倍數的，阿Q這種人便可以說是被侮辱中最被侮辱的一個。同時也是下層中最下層的一個。他沒有田地沒有家，只住在未莊公有的土穀祠，一向做在手裏吃在口裏的。後來因鬧戀愛，一件唯一的棉襖，也給趙家落去了，他真是一個十足的窮光蛋。但他借是得意非常，永遠在精神方面感到勝利。因爲他能自輕自賤，別人

打了他，他說兒子打了老子。人家有錢，他說他從前更闊。他會自己打自己，使自己終於得到了勝利。而且又拿忘記做法寶，使侮辱的事情，不久忘記得乾乾淨淨。這個物質方面一無所有，精神方面則事事勝利的阿Q來作主人翁，可算是一面磨得很亮的鏡子，將中國人精神勝利的毛病，照得非常鮮明，絲毫畢露的了。

五、作者怎樣使阿Q變成活人的

將國民精神方面的毛病，綜合在一個卑微的人物身上，這是一個抽象的思索的過程。至於要把這個人物，長成活生生的，跟我們每個能言能笑的人一樣，第一就必須將精神勝利這一特徵，通過卑微人物應有的生活，具體地表現出來。在這一點上，作者是應該精通他們的生活的，沒有這種知識，就定規失敗無疑。據周作人批評阿Q正傳的文章，說阿Q是有一個模特兒所做阿桂這樣的人的。從這里已可看出作者對於這個卑微人物的生活，當是十分熟悉的。第二，單在阿Q身上，表現出精神勝利這一點，是不夠的，借應該加上許多次要的特徵，使其性格複雜化。因為要這樣，才可能使他成爲活人了，像阿Q的假道學，暗中偷摸女人。表面則對一塊談着的男女怒目而視。極其憎惡革命，然而一見有利可圖，又趕緊鑽營奔走，要求加入。以及欺軟怕硬，意見圓滑等等，都是在精神勝利這一特點之外，再行加進去的東西。事實上，人也原是這麼複雜的。

論「阿Q正傳」

張天翼

最初的印象

我第一次讀到「阿Q正傳」，記得是在杭州什麼地方售出的一種油印單行本。

「——那時候我正在杭州一個舊制中學讀書，一面又是林琴南的信徒。我不得不感謝我學校裏的諸老師，可憐得他們所施的好教育，才使我成功這一個正派人。」

我永遠記得我所畢業的那個高小，有一位教國文的老師釘着我們教了三五年，又一直是我們級的級任。他極力攻擊當時的「新文化」。一踏進那家舊制中學，頭兩年的國文老師也是這麼一套。兼教修身的校長先生也隨時告誡我們，那些新式白話文書不可看。

「這些教育，把我在思想方面訓練成當時的公備精學生。我雖然也跑跑跳跳，可是精神方面的確是一個小老頭兒。這一點是毫不負師長們的苦心的。」

「——當時那些『新文化』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那我可管不着。我亦不知道。」

「——我當時根本不看書，連書也不摸一下。我亦不會知道呢。然而我倒偏信書裏說着大家攻擊那些『新文化』」

笑。我在小學裏讀了四書，雖然一點也不懂，而又要背，苦得連睡覺都睡不安，可是我認爲一個小孩子應該讀這些經書。這是天經地義。有一次我聽見我父親發的議論，我私心覺得他未免太新了，他說：

「四書不應該給小學生讀，祇能給大學生學哲學的去研究。」

他老人家倒什麼書報都看着。論年齡，他比我大四十歲。論思想，我可比他起碼老四十年。

然而我向來愛讀小說，這習慣是我家裏養成的。在學校裏，先生^陳先生在講台上講他的書，我在下面看我的舊小說，看說部叢書偵探小說，以及「禮拜六」之類。那時候林琴南發表了一篇筆記式的小說，彷彿是叫做什麼「刺生」的，把「新文化」臭罵了一通，我看了真高興。還有兩三個同學也有這個癖好。我們還寫，還向「禮拜六」等等的雜誌投稿，也用白話寫過，但決不肯使用標點，女^務的「她」字原是調「母」，把這字當着女性的第三個人稱，當然也是異端，概在排斥之列。不瞞你說，我還寫過幾篇得意之作哩，那是諷刺自由戀愛，諷刺婦女解放那些邪說的。我把這些活動都瞞着我父親，爲的怕他笑我。^蘇蘇子^蘇蘇

至於我所看的小說呢，我祇模模糊糊地把他分爲兩類。一類是好小說，例如「水滸」，

「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俠隱記」，「撒克遜後英雄略」，「塊肉餘生述」等等，這些使我感動，使我老記得那些人物。還有一類呢，那就是福爾摩斯偵探案之流，還有那時候「禮拜六」之類的老作家的小說，這一類——我當時自不覺公然說牠不好，但總覺得有點差勁，看了不那麼過癮。

這兩類一比，似乎是今不如古，要拿這一點理由來復古，倒也還說得通的。但我們當時我連這點理由也不會找。我們所極力衛護的——正是我們一無所知的東西。而我們所極力反對的——也正是我們一無所知的東西。然而我們倒是在中流砥柱哩！土倫艦隊。一週我與「可是」之後——不記得怎麼一來，竟讀到了「O 正傳」。——我對牠滿無動心，決意不再讀。我祇記得有好幾個同事讀過這一篇小說，讀過過在那裏談話。——這題目讀到了我的手上的時候——不用說，這是「異端」。題目也就在「異端」而自全篇又都是那些新派頭！我對自己說：「唔，倒要看看這是些什麼東西。」

「唔，倒要看看這是些什麼東西。」又忍不住讀了一週人神酣戰，讀到第四回 O 正傳。凡是新式的小說總不會好的：一定是無聊，瞎扯，不知所云。雖然我一篇也沒有看過，可是總信自己這個判斷不會錯。

於是我讀起來。我爲了極力要維護我的自尊心起見，讀的時候拼命裝出一付冷淡的樣子，表示這種的小說決不會感動我。

然而——然而我忍不住笑。而有些地方，又忍不住對一些人物憎惡，而覺着阿Q糊塗得可憐。

什麼？他竟這麼迷住了我？那不行！你得小心！

可是那個阿Q——竟老是在我腦筋裏面留下一個影子。並且還比李達，馬二先生，東湘雲，連特安，呂貝伽，密考伯那些人物還熟些。我老是記起他。我覺得認識他，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似的。一個癩頭，一根極長的黃色辮辮子，給人揪住了在牆上碰響頭。「假洋鬼子」的「哭喪棒」一揚，他那瘦伶伶的身子一躲就飛跑開去。

這些印象很深。這可使我不安。這不安，到底還是因爲自己被新式小說迷住了而覺得丟面子呢，還是因爲看了阿Q的悲劇而不舒服，心裏就老是感到慘慘的呢，這我自己也說不出。我也不太明白這篇文章裏面所含的意義，祇是牠深深地震動了我的情感。

一篇好的藝術作品——我們的接受牠，最先大概是由我們的情感來接受牠的吧。我們讀完了一篇作品，常常不能用言語來講出牠所含的意義，可是我們已經被感動，有所愛，有所

情，那麼我們是已經用我們的情感接受了牠的主題了。所以第一次讀了『阿Q正傳』，我總會說：阿Q很可笑，又很可憐。

我就這樣偷偷地問自己：

『難道把這篇新式小說也歸到好小說那一類去麼？』

一下子可去不掉向來的成見。一下子可也去不掉阿Q的影子，這時候我就只好自己想出些辦法來安慰安慰自己，叫自己相信並沒有丟面子。

但總還是說不出的不安。到後來又看了些新式小說，再又把『阿Q正傳』重讀了一遍，這不安可就越發來得明顯了。

阿Q是很成見的。他講求『男女之大防』。他反對剪辮子等等。他譏笑城裏人把『長發』『弄做一條兒』，譏笑城裏人把煎大頭魚所加的葱條切細。你要是問他：

『阿Q，你為什麼要反對那些東西，要譏笑那些東西呢？』

那是白問，他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還是莫明其妙的衛護這一些東西，也莫明其妙地反對一些東西。他固執。他有他的一套道理。這些道理是怎麼回事，是那里來的，那他管不着。總而言之，向來如此，所以應該

如此。不然就是「異端」。不錯，他對「異端」是「深惡而痛絕」的。

這些特性難道不可笑麼？

可是——對不起，請你自己平心靜氣想一想，你自己有沒有這些脾氣？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熟人中間，常常可能遇到一些可笑的人物：他有可笑的性格，見解，作風等等，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情來。不過我們看到這些真人真事，在當時當場並不覺得他們可笑。而一經人家在作品裏寫出來，這才發現了他那種人物的可笑。對於自己呢，那尤其是不照照鏡子，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臉嘴，於是一看到人家作品裏所寫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了我自己的影子在內的話，這就——雖然也忍不住要笑，可是這笑裏面總不免夾着不安，或是帶着痛苦，或竟是老羞成怒，或是還難着其他的什麼味兒。

並且我還有自尊心。因此就生怕別人讀了這篇作品之後，而竟也認清了我的臉嘴，看出了我那可笑的一面。

一個人要是不知道他自己的毛病，那他糊裏糊塗的可以很幸福。這毛病一被發覺之後，可就尷尬了。那麼他不是要醫好牠，就是要忌諱牠。但即使是要醫治這毛病，開初總也是很苦惱，在他自己內心會引起一場衝突。在這時候，他常常會想出一篇藉口來安慰自己，而且

生怕別人提起他的毛病，生怕別人洞悉他的內心，生怕別人展露他的靈魂。而阿Q——

而現在——竟被別人展露了，而使無數讀者洞悉了。

我這才明白，我的不安原來是這麼回事。

那麼阿Q這人物之所以在我腦筋裏留下那麼深的印象，不單是他的形貌，不單是他的癩和瘦而已。而是一些更深刻的東西：是他的靈魂。有一位古希臘哲學家說靈魂是一種透明的靈魂原子構成的，我們如果借用他的話來說，那就是——我的靈魂裏也有阿Q的靈魂原子。

怎麼辦呢？

要是把我的阿Q病不許別人提起，也不對自己提起，當做一個忌諱吧！——那倒恰恰是阿Q作風。阿Q諱言『癩』，甚至於連『亮』連『燈』也諱。這正是害阿Q病又害得深進一層了。

唉，這「阿Q正傳」真害人——把阿Q所忌諱的「癩」示了衆，這不算，還要連阿Q忌諱毛病的這毛病也拿出來示衆！叫那些害了這毛病的人竟無處藏身，無法躲躲閃閃遮掩他的真面目。

這是用笑來否定那些靈魂上的醜病，並且笑得那麼深刻，那麼有力，於是說一面在笑中

帶着不安，一面囑給檢查我自己身上所含有的阿Q靈魂原子——試想要把他清除出去——我也沒有勇氣來設法安慰自己，以挽救我自己的自尊心了，那一手，不也正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麼？

再想起那位使我佩服的林琴南先生——他義憤填膺地寫出那篇什麼「荊生」，我讀了好幾遍，而且很合我的口味的，我對他怎麼看法呢，現在？這篇筆記試鈎小說的確使我很舒服過。記得末尾出現了一個什麼偉丈夫，結結實實把那些「新文化」運動的人物幹了「順勢掃蕩」了一個乾淨，真是大快人心。老實說，我原也巴不得真正跳出一個偉丈夫來幫幫我們，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力量，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這麼一個人出現。事實上，倒是「新文化」運動更廣泛，更普遍，國內大多數的雜誌都革新，登載新的文章，甚至連小學生也讀起新式的白話文來了。

那位偉丈夫祇是在那篇筆記小說裏出了世，祇是那位作者自己軟弱無力，無法取勝，就空想出這麼一個人物，寫出來洩洩憤，也當作打了敵人幾個耳光，聊且快意的。換一句話說，那實在也是一種——是一種「精神勝利法」。

還有呢，林琴南先生似乎還說過古文的妙處——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阿Q——

不幸得根，阿Q也正是「不知其所以然」地有許多成見，排斥「異端」。

唉，請你替我設想一下，我發見了我所尊敬的大師竟是一個阿Q，我心裏夠多難受！

但還有更糟糕的呢。那是想到了自己。那位大師雖「不知其所以然」，到底可也「知其然」。而我呢，他的信徒我呢，不瞞你說，那可就連那麼一點兒「然」都不「知」。我祇是聽了他那樣的人說了那樣的話，就相信那是天經地義，向來如此就所以應該如此，恰好像阿Q那麼糊裏糊塗的過活。那麼拿我來跟林琴南先生們一比，我倒更像阿Q些，而他們倒反而近乎趙太爺之流了：趙太爺們之衛護一些東西，反對一些東西，總比阿Q「知其然」得多，而且「趙太爺是不會錯的」。

我還覺得高小裏面那位級任老師，這家中學的校長先生，他們都像趙太爺。他們把一部未莊文化塞給我們，要把我們年輕小伙子都訓練成一個小阿Q。

唉，這樣的想法的確未免太殘忍了一點。

我所佩服的大師們，以及我所受他們薰陶的老師們——如果祇覺得他們像阿Q，那充其量也不過是說他們可笑而已，並且多少還令人憐憫。可是要說他們更近於趙太爺型，那他們可連這點憐憫也不配收受，而祇是易之以憎惡和憤怒吧了。

然而沒有辦法，我禁不住要這麼想。我一下說不出理由來，不過我總是有這樣的感覺，而且這感覺越來越分明：我越覺得我自己像阿Q，就越覺得他們像趙太爺之流。

那麼這很明白：我如果要不再像阿Q那樣糊里糊塗做人，這祇有從未莊文化的圈子裏跳出去，不再懷着我不知其然的那些成見，並且要不再自欺自的想出些話來安慰自己，而勇於正視自己的毛病！

「阿Q之成其為阿Q，就是不能從他的糊塗和怯弱之中自拔。」我想。

就這麼着，阿Q的印象給我越深，我就越看得清我自己身上這些阿Q病，同時也越容易發現別人身上的阿Q性。

別人讀這篇作品的時候，有沒有照見他自己的心，而照見了又是怎麼樣一個心情，我可不知道。至於我，我可感到很苦惱，覺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我討厭我自身上那些阿Q靈魂原子，這好像雞眼一樣麻煩。我要割掉牠。這當然會要引起我自身內部的衝突的，要受一些痛楚的。……

可是——情願忍受。

總之，不要做阿Q！

也祇有這樣，我才能夠從不安之中漸漸解脫，才能夠在對阿Q的笑裏面不復帶着苦味和羞恥，而能夠放聲一笑。

於是我想，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的吧：我們大家要是能夠對阿Q放聲笑去，而內心毫無所愧，那才可以證明我們自身是健康的。

於是我想，這樣的笑，正是那位藝術家在創造這典型所熱烈地期望着的吧。高興與我這麼相信。要是一位藝術家不懷着這樣大的熱情，要是他對人生冷淡，無所善惡，無所愛惜，並不想來洗滌我們的靈魂的話，那他一定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來。

阿Q的命運

可憐的阿Q，自從你一旦被創造了出來，你就一直被我們大家笑着。

老實說，這決不是一種看得起你的笑。剛剛是相反：這笑，倒是帶着諷刺，帶着輕蔑，有時候甚至於還帶幾分憎惡。你在調戲靜修庵的小尼姑的時候，酒店裏的人能夠賞識你的動容面笑，可是我們辦不到，我們祇能一面笑你，一面又非常討厭你。

而看到你做人處處失敗了，這又使我們在笑裏面帶着眼淚。我們同情你，可憐你。可是

你偏偏自以為你是勝利者，於是你更可笑，而我們對你的憐憫——雖然是隱藏在笑裏面的，倒是更深厚了些，更深進到我們的心底裏了。

你也許會很詫異：什麼呀？——憐憫？同情？這是些什麼玩意兒？

不錯，這些——你是從來沒有接受過的。你在世的時候，你從來沒有得到絲毫人與人在互相接觸的那些溫暖過。

雖然有人誇過你，說你「真能做」，即使這就算是一句正經話，那也祇是說你對他們有用途，祇是把你當做又會割麥，又會舂米，又會撐船的一個活行頭，並不是把你當做有血肉有靈魂的「人」來同情你。而這句話倒使你很高興。你周圍的人所能給你的高興，至多至多也不過是這一類了。

那麼我們對你的憐憫，在你當然是完全生疏的東西。不但生疏，大概還會使你不高興吧：因為你原是自以為處處勝利的，而現在我們竟對這勝利者加以憐憫，這不是明明給你這勝利者一個侮辱麼？

我們知道你，你模里模糊地在那裏找出路，想要鬧氣起來，想要做一個未莊出人頭地的脚色。你要是真到了那一個地步，而又是照你阿Q那種做人法，那麼你就也許一點都不再憐

。本體是可憐了。

「然而沒有法子。你已不得我們能夠不憐憫你而祇恨你，可是你竟沒有交那步鴻運。真的，現在我們並不恨你。也沒有誰對你憤怒。因為你不配。」

「你有你那一套阿 Q 見解。你深惡『假洋鬼子』及其洋服和『哭喪棒』。你對於『男女之天防』向來非常嚴厲，認為『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是耍的引野男人。你剛聽說革命黨，就以爲那是造反。造反就是與你爲難。總而言之，你很有排斥異端的正氣。』」

「因這些見解是怎麼來的呢？你爲什麼要堅持這些見解呢？」

「對那你自己不知着箇樣說不出什麼理由。」

「你總沒有進過書房。要是你先前闊得像趙府上一樣，你竟也讀『書』，能夠有漢字和公孫樣博雅的話，那你就該把你那箇『天防』解裝擱起來。」

「假如是那樣的話，那麼你的深惡『假洋鬼子』，你的講求『男女之天防』。你的反對『革命黨』，你都有『一篇大道理好說』，說得未莊人全都肅然起敬。而你後來的居然鬧戀愛，後來的居然『投革命黨』，居然也跟『假洋鬼子』合作，你照樣也都有一篇大道理好說，說得

未莊人全都肅然起敬。

這不過這麼一來，你對你那些見解的堅持方式，也就不能其爲阿Q的堅持方式了。

你可不會幹那一套，你全沒有管這些阿Q見解對於你阿Q——到底相稱不相稱，到底有沒有什麼矛盾。你幹得很天真，你不是替你自己打算，也不會替你自己辯護。你的「正氣」真是爲正氣而正氣。

從這一點說來，我們就覺得你在可笑，可厭，可憐之餘，還似乎覺得你多少總還有點可愛，因爲你的這種幹法，是出於你的純真，裏沒有什麼利害打算的。

以這種全來替你，你那些阿Q見解原不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絕不是你阿Q自己的所有物。這種是未莊文化想教育成這個樣子。未莊文化薰陶你，影響你，灌輸你許多見解，教你去痛罵剪辮子，痛罵革命黨，而對於那些在外面走的女人，對那些跟男子講話的女人，大聲說幾句「誅心」話以當懲治。至於爲什麼一定要把一切革新都斥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這才叫做「正氣」呢？——這個問題不該拿來問你阿Q，祇應該去請教趙太爺他們。

趙太爺他們是未莊的頭等人物。他們是未莊文化的支持者，傳道者，甚至於是創造者。未莊文化也就是趙太爺文化。這套文化對於趙太爺他們很有用，也像神話之對於僧侶很有

用這樣一套神話對於他們，總之是這套神話對於他們很有好處。他們就把這一套東西來造好一個文化搖籃，讓你在這搖籃裏長成人類。——

於是你所衛護的，正是趙太爺他們所要衛護的。你所要排斥的，正是趙太爺他們所要排斥的。真是。你想想看——假如他們不用這些未莊文化來培養你們未莊小脚色，而隨你們去接受「異端」，那麼，趙府在未莊就不能夠有那種氣派了。

然而你莫明所以。這樣下，你在這一方面也就僅僅是戴了一個符號，——半個支持趙太爺文化的符號，並不是一個屬於你自己的一個「人」。

你或者以為人生於天地之間，夫婦本來也要替人家做符號的嗎？但你這樣的命運，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

我不打算跟你談什麼哲學的問題。祇就你的「行狀」來說吧。

自從你進過城，在城裏欣賞過人家的殺頭鑿窟之後，你就讀透了「不得」的「人」，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你從來沒有被別人把你當做一個「人」看過，你不知道世界

上還有同情這東西。你也就哭喪了人性，接受了那「不得」的文化，——是讓讀，以火對人所施的殘忍行為為快。可是你到底是渺小的，你頭多能能夠用右手在王鬍鬚子上一「擦！」地直

劈下去。你可不能真的殺人，真的去創造那種殺頭藝術。

能夠創造那種殺頭藝術的，是趙太爺白舉人他們。要是沒有他們去創造，你就壓根兒無從「好看」起了。

而結果——來了一個「大團圓」。你終於做了殺頭藝術的祭品。你是喜歡看人殺人的頭，的這這回可輪到別人來看人殺你的頭了。你這才記起你四年前在山脚下看見過的狼眼睛，而具現森的人眼睛比狼眼睛更可怕。你「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使你什麼也說不出，並且還要吃你皮肉以外的東西。他們似乎聯成一氣，已經在那裏咬你的靈魂。

文士的這些可怕的眼睛，不正是殺頭文化裏哺育出來的麼？你不也有過這麼一雙眼睛麼？

「喉，祇有在你自己做了他的祭品的時候，你這才想起——大概是你在平第支隊吧——想受起了『生命』，你叫！」

「救命，……」

「可是遲了。唉，阿Q，遲了！」

你的命運，你的所以失敗，也同是這樣的。你在未莊生活裏養成你這麼一個阿Q，你用身上裝滿了趙太爺的未莊文化，而結果——你做了牠的犧牲。

在未莊——你僅是一個打打雜，做做零工的小脚色。你是一個弱小者，而且是個窮苦者。生活着，沒有一個朋友，也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個人來幫助你，沒有一個人來將心比心的替你想一想。人家祇是看你「真會做」，這就用得着你的時候用你，用不着你的時候就把你一脚踢開。人家高興的時候就對你惡作劇。不高興的時候就凌辱你。你不知道這世界裏還有第二種生活。你不知道人類中間還有兄弟朋友的情誼這東西。你祇認識大地間有一種趙太爺之流的上人，那是最強者；還有一種小尼姑之類的人下人，那是最弱者。而強者當然是應該支配弱者，欺壓弱者，當然走應該給弱者一點苦頭吃吃的。弱者在強者面前是這等，所以也就理該這樣。這是天經地義。要是趙太爺忽然體貼你起來，你倒反而會不舒服，會看他不起，而且認為他顛倒了是非黑白，而視之為「異端」而排斥他了。

就這麼着。趙府上要你替來，一直着到點燈的時候，你毫無不悔心。趙府因為你懶懶的，替他不給你工錢，還扣下你的布衫，你也不爭辯。趙太爺和老管家決計打你，明官暗裏你被「亡八蛋」，你也完全忍受着。地保兩次問你討了酒錢，你也乖乖地把你最後的財產

奉教

還有。甚至於趙太爺不准你姓趙，致使你一輩子沒有一個姓氏，你也不抗辯，也絲毫不怎麼樣。

看重姓氏——這原是趙太爺的未莊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項。你的輩嗣宗，倒其實是這一類精神的表現和發揚。然而也祇有趙太爺他們才配看顧他的姓氏。至於你呢，你可連姓趙都不聽有。

這簡直是趙太爺未莊文化裏面的一個字眼。

可是，「你姓趙麼？」——你不開口。你連姓趙這字眼都聽不見。

像趙太爺那樣的人物，可用種種來對待你呵！這樣的人物，你是無話可說的。

所有未莊「那夥烏男女」也可以用這種種來對待你，因為他們比你強。

你一生受盡了人家的欺壓，侮辱，玩弄。雖然是強者應該這樣對待弱者。可是你倒也不怎麼愉快。你心裏其實是憤怒的。你想要像個「人」一樣的站直起來，想要報復。然而你又掙脫不出這未莊的生活和文化的籠子。並且你連想也不想不要掙脫出去。你倒是把你自己的束縛在這個籠子裏面，以為人生該如此。而假如有人要逼出去的話，你反而要對他深惡而痛絕之。於是你老是想要站直，可又永遠站不直。

這是你自身上的一個大矛盾。

那麼你是怎樣解決這個大矛盾呢？——你有你阿Q式的解決法。

別人打你，罵你，這條路開使你有生理的痛苦之外，還有一件更不可忍的事，就是——這是一種對你的公然侮辱，這會使你顏面掃地。大概一個人越有弱點，就越怕人家因這而看不起他，藐視他，因此他總是時時刻刻把自尊心放在心上。你正是這麼一個最講求自尊心的。那你當然就不耐受了，想要報復，至少，你也得要噴衛。

但是你都辦不到，你是一個弱弱者，連你口非常藐視他的王鬍子都能夠扭住你的辦法去碰一碰，連小D那麼一個又瘦又弱的窮小子也能夠也敢不過跟他打一個平手，你怎麼敢對付得了別的人呢？於是你就只好自己寬慰自己，就在精神上來取勝，說是「兒子打老子」。不過人家還是不瞧你，連你這種聊且快意的「精神勝利法」都不容你採取，於是你就只好退進一步，拿「第一個能夠自殺自斃」的「第一條」來取勝，而蘇秦張儀神那晚上被賈推論了，你賤去之後，你就把你自己的臉孔且當作賭具，痛打了兩個嘴巴來取勝。

真正到了萬不得已，退無可退的地步時，你還有最後的法寶：「忘却」。

你雖然有這麼一套「精神勝利法」來解決你自身上那個矛盾，可是事實上，你總不免

還有一肚子悶氣。你這就掉過臉去，向那些比你更弱小的人身上去發洩。你也僅僅平穩在更弱小者那里，能夠得到一點形而上的真正勝利。

——這是你解決自身那相繼藉助第五種辦法。

——就這樣，你駐酒店門前建盤子，個個策動樂。你欺騙了醉樓裏的邪鬼結止你這樂。這盤子在她的面前，而且一再用力的轉。她才敢守口。這盤子能滿臉通紅容逃走，祇能用帶與的聲響。你聽了。她簡直無法反抗。而你就得得意地笑起來。

去聽聽後來到了趙太爺不准你進趙府的決鬥。你的僱主們也都聽了這個風，不再期望繼續下去了，使你發生生計問題了。你就只好另打主意。去偷東西。可是你決沒有勇氣去偷趙府去。你使你該做的趙府。你倒是打上了靜修巷的主意。因為老尼姑和小尼姑都沒有這力量來抵抗你。

——趙太爺可以欺壓你，而你也可以欺壓起姑們。這原是你的阿Q哲學。

果然你幹得對。你又得重新開始了。你僅僅遇了——點點小驚慌。那就是靜修巷裏的那條黑狗。——牠居然要反抗，居然咬你。——原來那條黑狗是不理解你的阿Q哲學的。

趙太爺們及其手下人總然都不把你當「人」看，並把你當「畜牲」看，並把你當「畜牲」看，並把你當「畜牲」看。『人』。『畜牲』。『畜牲』。『畜牲』。你還是有的。飢來必須覓食，要另尋活路。有時候還要想『到『女……』』

這些？哪怕趙太爺們極力反對，你自己也極力反對，然而……這些東西，你總要去『投革命黨……』。所以，你居然也去偷東西，居然也鬧戀愛，居然也要去『投革命黨……』。

諸如此類的行爲，明明是跟你的阿 Q 倫理學相衝突的。

明明在前面不是談到的麼——你的阿 Q 倫理學並不是你自己的東西，而是趙太爺們的東西，是跟趙太爺生活一致的東西。而你呢，你有你的阿 Q 生活，有你可憐蟲的生活。你的倫理學跟你的生活，那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

唉，就是這麼一個矛盾——使你的戀愛成了悲劇。

你既經動了心，一想起小尼姑罵你『斷子絕孫的阿 Q』。你就真的想對伯你『……』。這理由正當倒極其正當，但其實是祇促使你更想女人而已。夫子孫者，一定要跟女人睡了覺而後才會育者也。

趙太爺當然有老婆。秀才也有他的秀才娘子。他們怎麼能夠找到女人的呢？……

然有他們那套的生活，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有他們自己那套戀愛觀或婚姻觀，他們就用他們自己的那套方式，去選上他們認為合式的女人。

可是你沒有你自己的這一套。

要是你去找一個媽媽糊糊的女人，或是去找到一個渺小不堪的村婦女人，那末你也許會戀愛成功。不過成問題的是——即使你找到了，你一定不會把那種女人看上眼，你倒祇會吐一口唾沫走開的。你偏偏要去找上吳媽那個『小孤孀』，而她正好也是跟你一樣很『正氣』的女人。

凡是跟男子說話的，『一定要有勾當了』，而她們又偏生要裝『假正經』，所以你要一有意，就不怕不會上手。這些認識使你很有把握的去求愛。而使你失敗，害得你好苦的！——正也祇是這些見解。你祇有這套趙太爺式的兩性觀和戀愛觀，可是不配有趙太爺式的戀愛法。你只會跪在吳媽面前，用你阿Q所想得出的方式，託你阿Q嘴裏所說得出的話來哄我和你睡覺，我和你睡覺！』

真是！你這樣還不活該倒楣！

你簡直是——連一丁點兒什麼戀愛技術都不懂得。這或者是由於你長向山裏去鑽了。

不屑跟女人們打什麼交道，因此就毫無戀愛經驗，不懂得什麼戀愛技術吧？那想也去！

這可不是麼，你始終沒想到跳出那僵死式的生活和文化的籠子。就是你後來的居然想要去革命，也還是沒有跳出，也還是在那籠子裏打旋。

向來你是深惡革命黨。可是看到去莊人那麼害怕革命黨，連城裏的舉人老爺地都塞滿，你就知道革命黨比舉人老爺趙老爺們都強得多。你想你一去革了命，你就可以在未莊出頭道，就連趙老爺們也成了你腳底下的駱駝，你不僅是再探出只知烏氣，而且你還可以得到真正的勝利，可以任意去欺壓全未莊的人，可以任意支配未莊的命運，這別人現成的支配你的命運一樣。

你想沒到一來莊的一夥烏男女的好笑。他們跪在你膝前求饒命，求你聽他話，你得把小D，趙老爺，秀才，假洋鬼子，一齊殺掉，連王爺也不當。你得用火替你跑腿，去替你搬瓦礫，洋錢，洋紗衫，還有秀才娘子的那張床式牀。而同時，那女人……這問題當然也就容易解決了。

還有許多事情，許多好處，那十時還來不及想到牠，總之你的夢像燕子時實現了，那

你就什麼也不缺。你還會有一個可貴的姓氏，趙司長趙白眼還要到你這裏來高聲和家！叫做一聲太公，替你做事。地保也成了你的手下人。鄉七嫂也會成了你府上的上房行走。那時你也許已經強討了小尼姑和吳媽（祇可惜腳太大）做小老婆。但同時——你可又會明令禁止一切女人在外面走，並嚴禁女人跟男子講話，以免有所「勾當」而傷風化。

到了那時候，你可就成了未幾的袁世凱。那一套老未幾文化就真正對你有了用處。你會更建立一些大勳業，譬如——凡夫莊人有剪辮子者，必處以重刑，穿洋服拿「哭喪棒」者亦同罪。又如，「長發」不得稱「一條發」，違者嚴罰不貸。並禁止「歪腦」等流氓在莊街圍遊。而未莊所有的出版物上，凡有「懶」字以及近於「懶」的音出以及「亮」——「亮」——「懶」，「懶」諸字樣者，一概嚴加取締。

但你即使做了未莊最強有勢的角色，你上面也還是有些強勁，比如城裏的舉人老爺和把總他們。那不用說，你在他們面前，你當然還是保持着你那付可憐的阿Q相——這來順受，而顧用「精神勝利法」來寬慰你自己的。

然而你的夢無法實現。

你要「革命」。可是你對於革命——你像條對於戀愛一樣無能。你不懂得該要如何「革

「命」法：這一層，未庄文化簡直沒有交代過。不但是沒有交代過，並且還祇是使你痛惡革命黨，叫你認爲「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是跟「你」作對。這也很像你的兩性觀使你不會有辦法去戀愛一樣，你的革命觀也使你不知道要怎樣去革命。

這麼着，你祇是想要「投革命黨」，祇是心裏這麼想想，就以爲他們真的會來找你。這正也彷彿你的「精神勝利法」似的——你祇是心裏這麼想想，你就以爲你得了勝了。你向來是有這些巧妙方法來解決你的矛盾的。

不過這個矛盾並沒有真的解決。這「精神勝利法」不能使你完全滿意，而你還須向更弱小者身上去洩憤一樣：你單是在心裏想想「革命」，這在你是不夠的。

於是你要去動手。

可是當然——你決不敢到趙太爺他們頭上去動手。雖然是趙太爺他們「那夥烏男女」逼得你「從中興到末路」，逼得你那麼想，「革這夥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但你總不敢去「革」那些烏男女的「命」。你向來是服服貼貼讓強者欺壓你，而且這是該當的，你當然就碰都不敢去碰他們一碰。你向來祇揀軟的吃。

現在——你就自然而然的又看中了陳修德。

你這種阿Q式的革命，仍舊是從你的阿Q哲學出發的。

「到底你是打算怎樣『革命』法呢？」——要『革』小尼姑麼？要『革』蘿蔔麼？還是要『革』——」

「那我們不知道。那大概連你自己都不明白。」

「總而言之——你達到了一步。別人已經去『革過一革的』了。」

「凡是有好處的事，人家總是比你先一步得到，而你總落了空。人家比你聰明得多，比你有力得多。」

「例如趙秀才那號人罷，他本來對革命『深惡而痛絕之』，卻又非常害怕。他是不准你革命的。可是革命終於來到，沒有辦法了，趙府在未莊的威風要倒地了。他一定要另想辦法。他如果要保持他趙家原來的老地位呢，他就應當要見風轉舵。於是他就應變，也不相能，假洋鬼子攜手，『成與維新』。」

「這是你所料想不到的。」

「然而要是真正革了命，真是成了中華民國，大家都是國民，彼此都是處於平等身份的話，趙府在未莊也還是會失掉原來的勢派。這當然不行。最好是換湯不換藥，祇在形式上『革』」

「他這番話，總算來了一半，他家後味兒的命，打碎了皇帝萬歲的高成，這的龍牌，不備僅乎是一塊龍牌。他本呢，一切都照舊。甚至於連趙秀才的辮子也還是不肯剪掉牠。」

「城裏的人，都以為革命黨造反，用烏蓬船裝東西寄到趙家的，而現在倒當了政務辦。帶兵官也照舊帶兵，不過叫做把總就是了。而趙太爺他們在末莊，儼然是人上人，儼然是頭等腳色。」

「又這也是你料想不到的。」

趙秀才他們也是跟你一樣，「革命」革上了靜修菴。他們似乎也實得你的阿Q主義，這鞭撻的吃了。不過這種說法很不公平，而且是忘了本。因為你的阿Q主義——原就是從他們那裏得來的呀。你看，他揀了一個最穩當最安全的辦法，並且又擇得定大得全勝回果然，他們給予老尼姑很不少的棍子和栗駝，順順利利「革」過了「命」，這順手帶走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三個宣德爐。

「可惜他們沒有來叫你！」

「如果他們來叫你的話，那也當然也就會超那夥烏界姑的「太可惡太可恨」這得乾乾淨潔，倒是興高彩烈的跟在他們後面，聽命於他們了。」

然而他們不要你。你以前讓着『造反了！造反了！』的時候，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你看，趙太爺竟還怯怯的迎着你叫『老Q』。然而現在——他們再也用不着害怕你。因此也就用不着看重你了：趙秀才自己也去革了命哩。並且你於他們沒有什麼用處，你遠遠不如趙司晨趙白眼他們有用。你要到『假洋鬼子』那裏去投他，難怪投不進了。

什麼，祇許他造反不許你造反？你在痛恨之餘，祇好又想出些話頭來聊且快意：『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啊，我總要告你一狀，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滿門抄斬！』

這歷一來，彷彿始終支持未莊文化的——始終替那罪端的——始終是背負『滿門抄斬』的——『反面違過於趙秀才他們了。』

而你被人抓到城裏，在大堂裏開審的時候，你自然的跪了下去。這跪，原就是爲了尊敬他們老爺們而設的，是他們使你跪的。可是現在老爺們叫你『跪着說』。可是你始終支持這種屈膝文化，又跪了下去，致使老爺罵你是『奴隸性』。

這在你真是一部奇怪的命運。

趙秀才和『假洋鬼子』他們造了反，他們沒有一『滿門抄斬』！反而是你這個沒有一『

這在阿Q引法人家裏把你亂割城裏，把你割得一個死罪。這上頭這法家裏不一，多麼少

這在你真是一部奇怪的命運。

趙家的搶案你沒有參加，你還沒有本辦法犯那罪，祇不過在旁邊暗地眼紅而已。但做了犧牲的是你。這祇是爲了把總老爺「做革命黨還不止阿Q十天，哈，哈，哈，就是十九件」，要捧回他把總老爺的面子，就辣吐你阿Q做「示衆」的傢伙。

唉，阿Q，你就是這樣的下場，你糊裡糊塗活活，你就糊裡糊塗死去。這還有什麼話說出來

求一男女之大防，爲了給你那一確確的觀和戀愛觀，撒散你戀愛救命。人家有女人。人家

教會你辨別真偽，當給訂婚。一套革命觀，致使你革命不成；而人家倒跟假洋鬼子同去建立了

功勳，進了一桶爛泥，你弄到這地步，現在大勢上頭，由東西面出不動，何處出了許多

凡前次家總比你這更壞，你能夠辨爲幾一點呢？此如說，你這命裏的幫手，不識識

江湖在門外接東西的味，脚色，而是一個比較行一點的歐的活，回哪種味，在人眼裏，對你

稱譽的敬畏，然而你才其實你不過是一個不敢再像的像兒，而包圍你到底硬硬在來。敬

麼着，人家可以從你手裏買你那些很便宜的贖物，可以取兩你的那幕索錢，而後呢，你因為爲你也曾經在城裏幫別人取走過人家的東西，人家就可逼你走到一末路，人地保誰問你要每月的孝教錢。人家可以藉故扣你的工錢，可以拿你的香燭銀款，留給那些太神佛用，可以把你袖的布衫扣下拿去做襪長布和鞋底布，是兩你腰上，你對那府上的東西碰也不碰，可是出了搶案之後，人家倒把你會做該麼辦。

來一蓮蓬單一切夠多，這可憐而單單地成了那窮人，那窮人窮的命，而人窮百丈人。人家報復你不是住活在那個地方，你太極那的味，這世界裏，窮人能去愛人，被人家欺，而窮也會去愛人，幫助人，那你才是真正做了一個「人」。

那要麼真正做個是窮人，窮人的話，請你對我說，一這陣里，窮人第一就要你掙脫得出末，這做那的錢，字面能夠燒就燒來。

丁：現在是窮，我們整個民族，正是走著這條命，這是跟你兩Q命運，正相反的。一條路！我們要救，我們就要看精神，阿Q之爲人，然後我們各人，我們民族中的這每一分子，都要把自身檢驗一下，看還帶有你們Q靈魂原子沒有。假如我身上還有你那種倒楣的靈魂原子，

那麼我這個民族的一員，就會跟我們整個民族隊伍在歷史火路上進展的步調不一致，多多少少

少總會使我們民族在進展中受到拖累，甚或是受到阻礙的。

那麼——我們一定要勇於正視我們自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一定要洗滌我們的靈魂。

而事實上，自從你這個阿Q被創造出來之後，我們民族許多有良心的藝術家，都正懷着極大熱情，在不斷地做這些洗滌靈魂的工作。

這也可以說，我們中國現在的許多作品，是在重寫着「阿Q正傳」。

讀書筆記 一則

「阿Q正傳」是對於封建式的文化與生活的一個總批評。

阿Q不僅是代表辛亥革命時期的一個鄉下打流漢子而已。在辛亥前，在辛亥後，也會有

阿Q。在打流生活以外的許多行業中，也會有阿Q。

但阿Q的典型——難道是超出任何時間性空間性的麼？

當然不。

是這樣：阿Q之為人，是被種種條件造成的（例如人欺人，而受欺者不反抗，受辱者不反抗）。

人欺人的生活與哲學，等等）。那麼祇要那種條件存在一天，阿Q這種人就可能存在于這天。祇要那種條件存在某個場合裏，這個場合裏就可能找得出阿Q來。

比方說，到了「世界大同」那一天罷，那麼人與人彼此相愛，再不會有什麼壓在人腳下的弱小者，也沒有未莊文化之類來哄人來籠住人了，那麼世界上再也不會有阿Q了。

同是被人欺壓的弱小者裏面，也有各種各樣的型。有的站得起來，而自強不息，例如我們這民族就是。而有的則等脫不出人家在他頭上所籠著的籠子。等等。

而阿Q——就是屬於那個被壓而又無力掙扎，祇好伏在那籠子裏的那一類。

讀書筆記 一 限

x

阿Q代表了千千万萬的人物。

可是這千千万萬的人物，他們各人所含有的阿Q靈魂原子，是有的含得多，有的含得少的。因此他們各人所具有阿Q性，也就有程度上的差別，有的祇有兩三件阿Q性的「行狀」，而有的可就多些。

並且他們不是各人都具備了全套阿Q性。祇是有的有這種阿Q性；有的有那種阿Q

∞他們有的把阿Q性表現於這方面，有的表現於那方面，再呢，表現的方式也各異其趣。所以他們各人的阿Q性，是不完全的，是偶然的。

於是藝術家發掘了他們的靈魂，把那裏所含有的阿Q靈魂原子抽出來，割造了個完全的阿Q性的阿Q，最阿Q的阿Q。

這就創造了典型。

×

×

×

當然，現實界裏的千千万萬的阿Q，並不一定都是懶頭，也並不一定說過「兒子打老子」，不一定欺侮小尼姑，不一定痛惡辮子和「哭喪棒」。

他祇有阿Q性的原素：例如忌諱毛病，自慰自的「精神勝利法」，「忘却」，欺騙怕硬，排斥異端，等等。

假設有這麼一位詩人，他絕非懶頭，倒是蓄了一腦袋的烏黑的長頭髮，但他生怕聽見讀者說起他作品裏的缺點，一聽見就發脾氣。那他就是阿Q。

他決不想要做別人的老子來討便宜。但他說，「日本是渺小的，牠可憐巴巴的想要在我們中國手裏討一點好處，我們就佈施牠一點好了，幹麼要去毆牠對打呢？」那就是阿Q。

他並不是『先前闊』而現在窮。但他對一般青年們說：『哼，你們儘講我騎車。儘講我們有封建思想，我先前——五四運動中間我還是一個台柱哩！』那他就是阿Q。

他也許很同情小尼姑之類。但他會斥罵那些不知名的小脚色，動不動就對他們皺眉——『你們這批青年上候，真沒有辦法，跟你們談什麼！』把他們投來的稿件看也不看，或者是盡情譏笑一頓，而他在他所認為的大師面前則卑躬屈膝。那他就是阿Q。

他當然沒有辮子，而且還穿着洋服，手持『哭喪棒』。但他對美學上的什麼新見解，看也不看就一味排斥，只把自己籠在象牙之塔裏面，此外一概目之為異端。那他就是阿Q。

要是祇拿『辮頭』等等條件去找阿Q，那太機械了，那大概是一個阿Q也找不出的。

×

×

我們所說的『阿Q性』，這是一種抽象的說法。這是從現實中無數不完全的阿Q們身上取出來的一般性，而成功這個典型的『阿Q性』。

然則阿Q典型之創造，難道僅是藉『直覺的知識』（照克羅采的說法）。而已麼？單是靠『直覺的知識』——是不夠的。一定還要藉『邏輯的知識』（還是克羅采的用語

固然，一個藝術家觀察到事物，最初是直覺的：是知道了這單個的事物。可是再進一步，就得去認識這一羣單個事物中的關係，就得『邏輯的知識』了。

不過單是這麼進一步把現實界中許多人物的阿Q性抽取出來，而來談這個抽象的阿Q性，那並不是文藝作品。

要是說『這阿Q性』比擬作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靈魂的話，那麼，現在還要賦給這個靈魂以血肉，這樣寫出來，才使我們看得見摸得着，使我們感動。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把這抽象的阿Q性，賦以可感覺的形式而表現出來。

這工作也像科學家的工作一樣：科學家在自然界事物裏，抽取了他們的法則，而用法則來製造機器。於是那些從自然物中所得來的抽象法則，現在賦以一個具體形式了，我們對這機器看得見，摸得着，並且可以用牠了。

然而自然界中並沒有一架天生的蒸氣機。同樣，現實界裏並沒有像『阿Q正傳』裏所寫的一色一樣的那麼一個阿Q。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否認現實界裏有阿Q這樣的人，亦猶之我們不能否認自然界的熱力一樣。

所以典型人物的創造，也跟人類一切創造物的創造一樣：先是一個個現實界的具體物。

然後得到了關於這些具體物的抽象概念，然後又拿這創造出一個具體物來。這個創造出來的具體物，比起現實界裏那些原來的一個個具體物來；那是提煉過，蒸溜過的更完全的東西，也就是更本質的東西，是取了一種更高級的形態的東西。

這個工作的經過是這樣：

(一)『直覺的』——(二)『邏輯的』——(三)『直覺的』。

(附記：這(三)是賦以直覺形式的更深刻的東西。不能因為牠是以直覺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把牠跟(一)——對於個別事物的認識——混同。從(一)所得來的寫出來，那只是像照片似的膚淺作品罷了。)

不過藝術家創造典型之際。跟發明家創造機器之際，當然還有大不相同之點。因為一個藝術家不獨是要用『邏輯的知識』，不獨要用理智，而且還有更重要的——要用他的感情和想像。

賦予阿Q靈魂以血肉，賦予阿Q性以具體形式，這就是藝術的形象性。

一篇作品，最先使我們感到的——是牠所表現的形象性。

再進一步，我們才探索出這些形象後面的東西，抽象為「諱疾」。『精神勝利』，『欺軟怕硬』等等的典型性格。

那些形象是因為那個人物而存在的，使阿Q成功一個活生生的阿Q。

於是我們讀起『阿Q正傳』來，就覺得是真人真事一樣的。

阿Q之癩，說『兒子打老子』，不能反抗未莊『那夥烏湖女』而只欺侮小尼姑，以及痛惡『假洋鬼子』及其『哭喪棒』，等等，等等，這的確是『阿Q正傳』裏的那個阿Q才有的花頭。這些，只是屬於這一個阿Q，只屬於『This one』的。這些是特殊的東西。

但這些，只是使抽象阿Q性具體化，使之形象化的一種手段。

拿剛才打的那個比方來說，那麼這些形象，也正好像蒸汽機裏的那些活塞，推動棒，轉軸，偏心棒，排汽口等等——是賴以表現熱能，賴以表現熱本質的手段一樣，這是表現阿Q性本質的一種藝術手段。

換言之，那麼這篇作品裏關於阿Q的這些形象雖然是特殊的，是僅僅屬於『這一個』阿Q，但他倒正是爲了表現一般的阿Q性而有的。例如『癩』，用來表現忌諱毛病，『兒子打老子』

『老子』是用來表現『精神勝利法』，而調笑小尼姑則用來表現軟弱怕硬，以及排斥異端，諸如此類。

所以作品裏所表現出來的典型人物，又有特殊性（This one），又有許多現實阿Q的一般性。後者則居於主要地位；這是那個典型人物的靈魂，是作者在這作品中所含的哲學，是這作品的內在精神。

但那些表現成『這一個』人物的諸形象，藝術家也決不把牠忽略過去。要是忽略了這些，僅只寫出一個不可感覺的靈魂，沒有血肉，那麼就不像一個人了，不能使我們得到一個印象，不能使我們當作真有這麼一個阿Q似的那樣感受了。

並且——要是忽略了這些印象，或是隨意處置這些形象的話，那就連那個靈魂都不能充份表現出來，或是不能適如其可地表現出來。

這些形象——決不是隨便安排的。

你看。關於阿Q的狀貌，舉動，談吐等等，哪怕只要寫一兩筆，我們就知道阿Q的地位身份，並且由此而知道阿Q之為人。

「就說『癩』罷，這也正是阿Q那準一種生活裏才會有的毛病，『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像前面所假設的那位當詩人的阿Q，他可就沒有這個『體質上』的『缺點』。因為他的生活可以使他能夠保持清潔，講衛生，不讓細菌到他頭上去橫行。

可是別的人，只要他也是在阿Q之得癩病的同樣條件之下，也會變成一個癩頭。當然，並不是一得了『癩』即成了阿Q，他跟阿Q僅僅只有這一點相同；就是他也沒法講衛生，也讓細菌在他頭上猖獗。此外他也許就跟阿Q再沒有相同之點了。他並不是阿Q。這樣，他頭上的『癩』——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了，不是可以拿來表現阿Q性之一的『忌諱毛病』的了。或者呢，他的『癩』壓根兒就不起什麼作用。

這『癩』等等，如果在這個典型人物身上是不可能有的，或者即可能有而並不是用來表現這阿Q性的，或是壓根兒沒有作用的——那麼這『癩』在此就不適當。那麼作者就不會把他選進去，而會要另外去選上別的一些更適當的東西來表現他。

這些形象是要經過選擇的：要適當。形象也該有其典型性。

要注意——關於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

阿Q是中國人：所賦給阿Q靈魂的血肉，是中國的。表現這典型人物的那些形象，全是這地的中國派頭，例如「兒子打老子」之類。

可是——也像現實界中阿Q的存在，不僅限於辛亥革命時期，不僅限於未莊一樣，阿Q這樣的人，也不僅只我們中國才有。

外國也有許多許多阿Q。比如那家太陽牌帝國主義，牠也欺軟怕硬，而牠的侵略我們，已經深陷泥淖而不能自拔，牠可還要打腫臉裝胖子；這一點，不明明是一個阿Q麼？又如卓別林在他片子裏演的脚色，也十足是一個可憐的阿Q。

說「兒子打老子」，這是中國阿Q的派頭。外國阿Q並不以做人家的老子爲討了便宜，但他們另有他們洋式的「精神勝利法」。

阿Q這一種「兒子打老子」的取勝方式，是民族的。但他所表現的本質（精神勝利法），是有世界性的。

總之——

關於阿Q的形象——民族性，局限性，僅屬於「這一個」阿Q。

所表現的阿Q的靈魂，則有一般性，甚至世界性：祇要或多或少有造成阿Q靈魂的那些條件的時空範圍內，就會有這些或多或少帶阿Q性的人物在。

我們中國那些阿Q性的人，要不再做阿Q了，還可能不可能呢？
可能。

一個人總是會發展的，會要變的。

他們各人所含的阿Q靈魂原子——或者本來就力量很弱，或者即使力量大一點而還不足以支配全局，那麼牠就會被別種更有力的靈魂原子所吸引，所吞食，而變成另一種類型。是與否呢，阿Q靈魂原子也像化學原子一樣，還會跟別種靈魂原子化合，而變成另一種新物。不過化合的時候，也得有一種接觸劑才行；例如我們民族當前所迎接的，是時代，這時代有的歷史事件，就是一種接觸劑。

這麼着，他的阿Q就會變了質，成了別的什麼性了。

那麼——如果他變了，他身上就一丁點兒阿Q性的渣子也都沒有了麼？

不。他多半會留下阿Q性的渣子。

但這不要緊，並不妨礙他向好的方面發展。

單是人的一種特性——要是牠不跟別的事物有所關係而表出來，那我們簡直無從說牠是好的還是壞的。單就是一種特性，牠就既無所謂絕對的優，也無所謂絕對的劣。

往往是——牠在這場合裏表現為缺點，而在那場合表現為長處。

阿Q常做夢。做夢本身——沒有什麼要不得。但阿Q的夢祇是一種幻夢，是他自己寬慰自己而聊且快意的一種幻夢，他這就永遠掙不出他那悲喜劇式的命運了。我們決不能僅因阿Q也做夢之故而力戒自己做夢。合理的可實現的夢，我們為什麼不做呢？真正偉大的人，是真正會做夢的。

又如，阿Q有一種滿不在乎的勁兒，熬得住痛苦。但他的一滿不在乎——是一種麻木，是沒有前途的，祇是無力掙扎，屈伏着而做退一步的想法，而我們的長期抗戰——我們也忍受暫時的痛苦而滿不在乎，而這「滿不在乎」是有前途的，是使我們作戰得更沉着，更有把握，使我們不斷地生長新力量，於是打得敵人倒下去再也爬不起，這「滿不在乎」正是表現了我們不可屈，以及對於戰鬥的韌性；這正是我們民族的優點。

諸如此類。

這些，「在好的方面發展」，也就是洗滌了靈魂而變成一個新的人物了。那原有的阿Q性雖然還殘留着，但已經變了質，有了新的作用，已經由劣點而變為優點了。

有一幅版畫，叫做「阿Q站起來了」——阿Q也起來為保衛祖國而戰。不錯，這是一個新的阿Q。

那麼，這種新的阿Q，正就是我們民族在歷史大路上進展中，使他原有的阿Q性發展，變了質，而產生的一種新的阿Q典型吧。

關於「序」及其他

（客和主人對坐着。客人在讀着主人的一篇文章原稿，皺着眉毛，很吃力地去仔細辨認那塗改得一塌糊塗的字蹟，看完了，這才透了一口氣。）

客：這篇文章已經寫完了吧？

主：就算已經寫完了吧。以後再想到了什麼，還可以寫下去的。

客：唔，關於「阿Q正傳」這樣一個題目，要各方面都儘量談到，那就得一篇很大的文章，決不止這一點點。（拿起這原稿掂了兩掂。）譬如，關於「阿Q正傳」的形式，你就簡

直沒有談到。（忽然想了起來。）我倒想起了一個問題，這祇是一個枝節問題。

主：那好極了，說不定我還可以把你提出的問題——裝到我這稿子上面去煞尾

客：唔，是這樣一個問題。（稍停。）呃，你覺得「阿Q正傳」那第一章的「序」如何？

主：（一時模不着頭腦。）怎樣「如何」？

客：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麼？「阿Q正傳」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可是那篇「序」，（搖搖頭，）我認為安在這裏很不合式。

主：爲什麼？

客：爲什麼？——「阿Q正傳」是一篇小說。頭上這麼一「序」，就破壞了小說的完整性了。我不知道你的意見怎樣。我呢？我是不贊成這篇「序」的寫法的；這祇是一段雜感文呢。

主：你不是很喜歡看魯迅先生的雜感文的麼？

客：很喜歡，不錯。然而在裏面——那可又是另一個問題。

主：（很有興味，決心要大談一通的樣子。）那麼單祇說這一篇「序」，你喜歡不喜歡

卷一

客：要是單祇說這篇「序」——不是安在小說上面的，僅祇把牠當作單獨的一篇文章看，那我是喜歡牠的。

主：（微笑。）那就是了！我也非常喜歡這篇「序」，非常非常喜歡。不過我不跟你一樣——認為這個放在一篇小說上面是一件可遺憾的事，牠爲什麼不該放在一篇小說裏呢？在我看來，我覺得這並沒有破壞這篇小說的完整性，倒是使這篇小說更完整。

客：你所謂「一使這篇小說更完整」，大概是指內容方面而言吧。這使那內容更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我倒是承認的。然而我剛才所說的「是指那種寫法，那種形式。我認那篇「序」破壞了小說的完整性，是謂牠破壞了小說形式的完整性。

主：要怎樣才是完整的小說形式呢？

客：（想了一想）你這句問話，分明就是要我解答所謂小說形式，在甚麼地方，在甚麼地方，主：是的，也就是請你說說你對於小說形式所定的法律。

客：（笑。）我沒有替小說形式定過什麼法律：我不是一個藝術立法家。我答不出這個問題。總之是，小說總有小說的寫法，跟其他各種文體不同的。一篇小說裏面不能夾着議論

，不能夾着雜感式的文字。

主：哈，對不起，雖說你不是一個藝術立法家，可是你骨子裏其實是一個藝術立法家，至少也是一個藝術司法家。你心目中是有這麼一套小說形式的法律在，如果你當了批評家的話，你就能很流利地把那些條文背出來，而現在這篇「阿Q正傳」——正就觸犯了你的第幾百幾十幾條：「寫小說不得夾以雜感式的文字」。

客：那麼你容許各種雜里骨董的寫法，是不是？

主：爲什麼不容許呢？（稍停。）各種各樣的寫法，都應該容許的。並且，（加重語氣）並且——你也無從不容許，各個藝術家在自然和人生裏取材，所選取的是人各不相同的，而各人又用各人的哲學，情感，想象等等來處理它，而成了各個藝術家自己的創造物。這樣，各人也就有各人的表現法：這要怎樣表現才於你最合式，最圓滿，你就怎樣去表現它。藝術作品也像其他一切文化一樣，原就是多種多樣的，決不都是同一張臉譜。你怎樣不容許法呢？退一萬步說，假設你有絕大的權力。你能夠拿一個標準來定爲法律，凡觸犯該法者一概不容許，那麼請你想想，這成了一個什麼世界。這樣的一個世界——不單是太寂寞，太荒涼，沒有一點生氣，而且，（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而且我們的藝術乃至全部人類文化，——

都是「一色一樣」，而全部停滯在這一點上，全部凝固在這一點上，成了一個死東西，再也發展不了。（站住。）幸而事實上——人類一切文化都是向前發展的：你怎麼也阻止不住牠。多種多樣的的存在，是合理的，也就是好的。你無法不容許。

客：我並沒有像你所設想的那麼厲害，我並不是希望所有的藝術作品都該是同一張臉譜。我祇是覺得小說之所以為小說——並不是要有一個法律，但是牠總應該有牠的特性。牠有這個特性，就使牠自成爲一種文體，而有別於詩，劇本，散文，報告文學，傳記等等。這點你是不能否認的。要不聽的話，一個刊物的編輯先生也不能照各種文體而分欄了，圖書館員也不能把書籍分類了。

主：不錯，各種文體不能分欄分類。不過談到這裏，我可記起一個朋友的事來了。（重復坐下。點了一支煙。）那位朋友應「一個雜誌的要求，要寫一篇「報告文學」。可是他覺得很爲難。他並不是寫不出。題材是有的，而且他很熟悉的東西。他也思索過很久，有一種衝動使他要寫。他寫得很快，並且還寫得很生動。總之一切都很順利。然而他寫成了之後，又馬上把稿子撕個稀碎，往字紙裏裏一丟。

客：爲什麼？有什麼地方不滿意，表現得不如貼牌？

主：都不是。這寫下來的真是令人滿意，他自己也滿意：像那樣的題材，照他那樣的表現了出來，實在也非常說得過去的。他所唯一顧慮的是——祇是他覺得這篇東西並不純粹像一篇所謂「報告文學」，倒是像一篇短篇小說。他很苦悶。於是他重新寫過，但並着列文覺得有點像一篇散文，仍舊不是一篇純粹的所謂「報告文學」體。他這就垂頭喪氣的擱了筆，苦苦地想着這種文體到底該怎樣寫法才是。

客：（笑起來。）這是一個寓言吧？我可沒看見過這麼拘泥的人。

主：（可憐地嘆息？）他太拘泥了。他應該——要怎樣寫就怎樣寫，他要用什麼方法表現就用什麼方法去表現。不是麼？

客：對的。這種文體——有的人把他規定得好窄小，非這樣那樣不行。倘有的人可又把牠規定得極寬鬆，連左拉的小說都算做「報告文學」。你那位朋友何必拘泥這些呢？

主：那你是否說這種文體有各種各樣的寫法，是不是？

客：（又笑了。）走來。）我單祇跟你談這種所謂「報告文學」的文體，是一種出現不久的文體。這本來是沒有的。後來——我想，大概後來有人寫下這麼一種作品出來，說是小說吧，也不完全是小說，說是散文吧，又不像新聞通訊吧，也都不像。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於是看

人就替他定了一個名稱，叫他做『報告文學』。這就是告訴大家：哪，這種新寫法也是很有價值的，你們也不妨用這種寫法寫寫看。

主：不錯，正是這樣。然則一切文體，也莫不是這樣。最初本也無所謂小說，這也像『報告文學』之從別的一門分出來一樣，小說是從詩裏面分支出來的，有這麼一種用散文寫的敘事詩，後來就名之曰『小說』。再溯上去，就說詩吧，詩——開初又跟哲學，歷史等等拆不開。這些東西，彼此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正如物之不能絕對分類一樣。甚至於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的胎兒，牠在發生的初期，不是跟兔子的，鳥的，甚至魚類的胎兒，都極相像麼？而男子身上那一對毫無用處的奶子，不正是混有女性形態的明證麼？如果要這個與那個絕對不許相混，那是不可能的。有些美學家總說想要把美感跟其他東西絕對分開，不許相混就祇好挖空心思些花頭使牠絕對獨立，就成了不落邊際的胡說。

客：是的，這個與那個原初是分不開的。但後來既然分支了出來，那麼各個自有其各個的獨立性了。牠跟別種東西中間有很顯著的分別，有一道分明的界限。比如脊椎動物硬就是脊椎動物，你不能叫牠做無脊椎動物。

主：脊椎動物的確是脊椎動物，跟無脊椎動物有很顯著的分別，不錯。可是廈門出產的

一種文昌魚——牠身體中軸祇有一條軟線綿的脊索。一般脊椎動物在發生之初，也是祇有這麼一條半透明帶彈性的脊索，不過後來可在這周圍長上了硬幫幫的骨頭；而那種文昌魚呢，却一輩子祇有一條脊索：那你還是叫牠做脊椎動物呢，還是叫牠做無脊椎動物呢？你要是想把各種東西都定出牠自己的絕對獨立性，跟別種東西絕對分類，這是不可能的。這類與那類之間並沒有『一道分明的界線』。彼此之間倒是有許多中介物。為便於研究起見，你儘不妨把這些中介物另闢為一類，猶之生物學家把文昌魚那些動物另闢為原索動物門一樣。但這是另一問題。總之，文昌魚決不會因為你不便於把牠乾乾脆脆列入脊椎動物門之故，而特別看你的面上，立刻長出脊骨來的。不是麼？還有呢，我們剛才已經談過：這一類東西裏面混着有那類東西的特性，也不可免。

客：我們現在是拿生物的分門別類來打比，不過一個比方到底祇是一個比方。文昌魚當然不會因我之故而長出脊骨來，因為牠不能夠支配牠自身的生活構造。可是人類的著作呢，那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你能夠支配你自己那部著作：你使牠長出脊骨來，牠就會長出脊骨來。

主：噫，以便你好把牠歸入一定的某一類，是吧？

客：呢，這是——唔。（笑。）

主：我也嫌我們剛才拿生物來打比，頗有出入的地方。不過我的意思跟你的正相反。我覺得——正因為著作是人類寫出來的，正因為牠是人類表現思想和感情的東西，你就更限制不了牠。各類著作的特性彼此相混雜尤甚於自然物。你先前說到了書籍的分類，文章的分欄。可是事實上，有許多著作——我們決不定是該把牠列入文學類，還是哲學類，還是其他什麼類。圖書館裏的人，往往把一本書編入了這一類，同時不得不把牠又編入那一類。圖書館裏的人決不會要求那些作者說：『先生，爲了我們好分類起見，看我們的面上，你按照各類的體例寫罷。』作者祇要是打算創造出他自己的創造物來，就不應該顧慮到這些問題，不應該爲了圖書館或刊物編者便於把他的著作歸入小說類或欄起見，就把他自己的寫作拘束在一個定型裏面。他要怎樣寫就怎樣寫。要是有一個『批評家』來責難他：『你這篇作品不像是——一篇小說呀。』那麼這作者可以置之不理。萬一他也不好，高興作一個答覆的話，那他可以答道：『這我管不着。如果你以爲這不像小說，不能稱做小說，那使你很不舒服的話，那麼——另外替牠取一個名稱就是，隨你高興叫他什麼。』

（停了一停。又站了起來。略爲提高聲音。）

主：隨便用怎樣的寫法，祇要是——祇要是讀者所能感受的。問題是在讀者能不能感受你這作品裏所要表現出來的東西：祇要能使讀者感受，那你怎樣寫都可以。你既然說你也喜歡『阿Q正傳』裏的那篇『序』，你既然能夠感受，並且你還承認牠使這篇作品在內容方面更完整，也就是把那內容更充份地表現了出來，那麼爲什麼不能用這樣的寫法呢？

客：（想了一想。）我以前讀『阿Q正傳』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那篇『序』有什麼問題，我以爲牠不合式，倒是以後的事，因爲以後對於文藝似乎多懂得一些了。也可以說以前完全是用一個普通讀者的眼光去看的，而以後一用批評態度去看，就覺得牠破壞了小說形式的完整性。也許——一用批評態度去讀作品，就不免會有這種看法吧。

主：（本在踱着。現在就站住，轉過身來對着客人。）我想你現在總不是怪『批評態度』本身不好吧，對不對？我們用批評態度去讀作品，當然沒有什麼不應當，倒是很好的。但我們萬不能把我們的視線滿限在一個小角落裏，不然就會鑽到牛角尖裏去了。文藝作品並不是祇寫給幾個文藝研究者看的，倒是爲一般讀者而寫的。祇要一般讀者能夠接受，這還有什麼問題呢？你當做一個普通讀者去讀牠的時候，既然不覺得牠成什麼問題，而你以後因爲用你的『批評態度』去看，就不容許這種寫法了，那你這種『批評態度』就分明是多事；於

作者讀者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要是拿某些作品的形式作標準，製為法律，必須照這樣寫，才是小說。否則一概是錯的，可笑，——那就正像阿Q之以城裏人叫『條凳』等等為『錯的，可笑！』一樣。而『阿Q正傳』的『序』，不正就諷刺了那種種『傳』的標準形式論麼

客：唔。這篇『序』是否定那些傳的體例的。傳，照例是不傳那些不足道的渺小人物，而今竟來傳這麼一個渺小的阿Q。再呢：對於傳的一定的寫法——『某，字某，某地人也』——也給了一個諷刺。

主：（稍停）我還這麼想：即使作者要照老例那麼寫，要照樣來一手『某，字某，某地人也』，事實上也不可能。阿Q這樣的人物——根本就弄不清他到底姓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字。（有人反對把小說人物的名字用羅馬字母代表，然而像阿Q那種脚色，名字的確是祇有音而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字，那可怎麼辦呢？如果不用羅馬字母，也須用國語注音字母，把那個字的音記出來。）這是因為要寫阿Q這麼一個人物之故，所以就不能照老套頭那麼寫。換言之，就是由於這個題材之故，不可能用向來那種傳的寫法。這就是你剛才所說，傳照例是不傳阿Q這種渺小人物的。現在題材一廣泛，那麼寫法也就不能夠守在一個老

模子裏面了。於是寫出了這麼一種非常特別的傳。作者有這樣的內容，他就這樣寫。要是爲原有的文體所限，所拘束，那麼阿Q這典型也無法出世了。

客：唔，我現在可以同意你的意見。你的意思是——即使退一步說，我如果不承認牠是一種傳的話，那麼也另外替牠取一個名稱就是。如果不承認牠是一種小說，那麼也另外替他取一個名稱就是。譬如「阿Q正傳」，就可以名之曰新傳記的小說體。

主：隨你叫牠做什麼。至於我個人——我甯願還是稱牠做小說。

客：唔，總之是這樣，作品可以容許有種種寫法。並且，我原先那些話祇是就形式而言的。如今扯到了內容，問題就清楚了許多。「怎麼寫法」，這個問題的確不能夠單獨提出來的。這要看「寫的是什麼」。不錯，你可以用你的最適當，最合式的寫法去表現你的那個題材，祇要你的讀者能夠感受。這就是說，在讀者所能感受的限度以內，各種各樣的寫法都是容許的。（微笑。）這大概可以算是我們剛才所談的「結論」了吧，噲？

主：因此各人自有各人的作風，也應該有各自的作風。

客：（從桌上拿一冊「吶喊」過來。）對的。各人有各人的取材法，有各人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想像來處理的方法，各人也就有各人的作風。還有呢，這個藝術家之所以有這樣的

作風，這跟他所讀過的書很有關係。

主：這不止是跟他的讀書有關係，並且還跟他的一切生活，他對人生的態度，他對於是非與善惡的判斷，他的夢等等——都有密切的關係。

客：甌，關於作風——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很值得專門談牠一談，暫且把牠『帶住』一下，好不好？因為我還想談幾句這個，（指指那冊翻了開來的『吶喊』。）我剛才說一個作家的作風與他的讀書有關，也就祇是想起『阿Q正傳』裏引用的那些文言句子而說的。

主：（出神的樣子。）魯迅先生在他的許多雜感文裏也常常引用這些句子。

客：是啊，就是這個話！這是魯迅先生從前讀舊書讀得太多了的緣故。記得他在一篇文章裏也談到過，他承認這是他自己的一個缺點。他已養成了這個習慣，那些陳舊的文句搖筆即來。他勸我們青年不要學他的樣，而應該用現代的活語言去寫文章。

主：這是因為這些古老句子為一般老百姓所看不懂。

客：不過我認為——即使沒有這麼一個原因，這種用法本身可也到底是一個缺點。

主：從這種用法本身說麼？那我對他這種用法——我倒很喜歡着。

客：爲什麼？

主：我是說我喜歡看他的這一種引用法。他對於這些陳舊文句的用法，跟三家村老學究的子曰詩云的用法——無論如何是不同的，是吧？

客：那不用說，這兩種用法正相反。

主：這就是了，魯迅先生把那些陳舊文句當做一種諷刺對象的。他用了那些陳舊文句，正是譏笑那些陳舊文句，正好像他的引用「出乎意料之外」，「吾家」某某之類一樣。他這麼一用，就特別有一種風趣，並且非常尖刻。擁護古文的老學究看了，簡直哭笑不得。

客：你這是單指他的雜感文而言吧？對的，我也覺得牠特別有一種風趣。但是他的創作裏面也用了這些句子和詞兒。「阿Q正傳」裏就用了許多。創作裏面總不該用那些非現代語的句子和詞兒。

主：「創作裏面總不該用那些非現代語的句子和詞兒」——我完全同意。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裏談過，說有人要是寫山，拿「峻峭」「巉巖」之類的詞兒來形容牠……（談到這裏，客人弄不明白這兩個詞兒是哪四個字，主人就在紙上寫給他看。客人笑了起來。）你看這樣的詞兒！讀者讀了，那簡直不知道這出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連作者自己也不知道。這些詞兒祇是他從舊書上抄下來的。魯迅先生批評了這種寫法。真的，這類詞兒實在沒有表

見廿十麼來。舊句舊詞拿來這應用法，這是三家村老學究式的創作方法：活人說死話。然而『阿Q正傳』裏這些舊句舊詞的用法，那也正是我們剛才談過的——正是拿來示衆，拿來否定牠的。

客：（接嘴。）也跟他的雜感文一樣，是諷刺那些死話的。跟那些什麼『峻峭』的用法——絕對是兩回事。

主：是的，是一個諷刺。不單是諷刺了那些死話的形式，而且還諷刺了那些死話裏所含的意義。（接過『吶喊』來。）例如，『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我想世界上決不會有這樣的傻瓜，就以爲這是作者的正面文章，要叫天下的人都去尊敬文童。也決不會有人把『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若敖之鬼餒而』這些，以爲是作者要說的話。這些句子在這篇作品裏所起的作用，也跟（指着書上）『即此一端，我們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東西』一樣：作用是相同的。這並不是作者自己的意見，也不是作者自己所要說的話。這些是透過這作品中那些人物來說的，是用了那些人物的口氣來說的。這些意見，是未莊文化圈子裏那些人物的意見。作者對未莊文化是否定的，諷刺的。而這些詞句的拿來用道這裏，也就是對他的含義和形式加以否定和諷刺的，換一句話說，那麼作者所寫下的這些詞句，倒恰

好是一種反語。

客：（微笑。）這種舊詞兒還很多哩。（一面翻着書找着，一面說。）比如——「立言」，「引車賣漿者流」，「著之竹帛」，「深惡而痛絕之」，「誅心」，「而立」，「庭訓」，「敬而遠之」，「斯亦不足畏也矣」，「神狂」，「咸與維新」……這些這些——用在這裡就顯得極其可笑，正也跟引用「先前關」，「假洋鬼子」，「一定想引誘野男人」的女人，「假正經」，「媽媽的」這類的話一樣可笑。

主：作者正要我們笑牠：To Laugh is to Kill.

客：（想起了一件事。）哦，對了！喜歡引用舊句舊詞的這種作風，的確不僅是因為他讀了舊書而已。（自言自語似的。）唔。如果這僅僅祇是因為讀了多少舊書的話，那麼三家村老學究和寫「峻峭」的作者也都是讀多了舊書，可是一寫出來，態度各不相同：一種是把那些舊句舊詞當作正派角兒上台，一種是把牠當做歹角和丑角上台。不錯，魯迅先生歡喜引用舊句舊詞的這種作風，他的這種引用法——正是由於他的思想和情感，出於他那是非善惡的判斷：這正表現了他對未莊文化的批評態度。

主：我認為這一點比「讀多了舊書」那個原因還重要得多：這一點，是構成這種作風的

更主要因素。（稍停。）我認爲我們要是把一個詞兒，一句話，一個興動的描寫等等——全都孤零零地單獨提出來看，那就無所謂作風不作風。我們一定要看看這作者用起這些東西來，是怎樣一個態度，他把牠用在什麼地方，怎樣用法，等等，這才看得到他的作風。

（沉默了一會兒，似乎這一場談天已經告了一個段落。可是客人彷彿有意要來一個尾聲似的，又提起了一句話。）

客：我們剛才談『阿Q正傳』談了一陣，我現在倒由這個想起一件題外的事來。有些摹倣『阿Q正傳』的作品，你看見過沒有？——開頭也是那麼來一章像『序』一樣的文章，全篇的行文也摹倣着『阿Q正傳』那種調調兒。要說這不是故意摹倣，那我總不大相信。不錯，『阿Q正傳』的確寫得好，可是要有意去摹倣他，那可不足爲訓，不是麼？

主：我完全跟你有同感。我不贊成這種摹倣，我認爲任何作品的摹倣都不應該。這『阿Q正傳』的寫法，是魯迅先生的寫法，並且是魯迅先生爲表現阿Q的寫法。而你呢，你該有你自己的作風，你該有你自己的這個題材的表現法。要是我們都去摹倣『阿Q正傳』，照例開頭一章『序』照列也學了那種調調兒，結果也就成了一定的格式，勢必至於也像『某，字某，某地人也』那些式子一樣可諷刺了。

客：是啊。『阿Q正傳』值得我們研究，也值得我們學習。然而學習——決不應該是婢學夫人的那種學法。

主：噫，你去看罷：凡是最善於摹倣的人，一定是最不善於學習的人。

客：（微笑）對的，對的。（稍停。）我想，要學的決不是一點兒皮毛，而應該是向那裏面去學習，列如——作者對人生的熱愛，他的觀察，取材，以及創造典型的方法，等等，等等。

主：還有值得我們向他學習的——正是他寫作的獨創精神：他不摹倣別人，不為任何小說形式的法律所限，不守固有的什麼式子，而有他自己的作風，小說裏有雜感性的文字，不要緊；雜感文寫得像散文，也不要緊：他祇要把他這作品的內容，能夠表達出來給了讀者，此外他就一切不管，不拘泥什麼。凡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總是這樣的。這一點我們也不該大大地向他學習麼？如果他有一個什麼姿勢，我們也跟着來那麼一個姿勢，他有這麼一個句子，我們也跟着說這麼一個句子，這倒也像小孩子摹倣大人一樣的天真可愛，可惜的是——這不能叫做創作。

客：（微笑。）好像是伏爾泰吧，說過：頭一個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個也把女

人比作花的是白癡。

主：（忽然好像有什麼不安似的那麼皺了一皺眉毛。）慕做人家，他把女人比作花，這種人固然是白癡。不過我覺得這種白癡還可救藥，因為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白癡而已。可是假如——假如忽然有這麼一個『批評家』跳了出來，把這種表現法定為標準，製成法律，於是很嚴正地對大家大聲疾呼：『你們聽者！你們要是一寫到女人，就非拿花來作比不可。凡有不把女人比作花者，一概不得稱為文藝作品！』……

客：那麼這位『批評家』簡直不可救藥了。

主（歎氣。）唉，是的，唉！輪到他呢——那他可比普通白癡又低了一級。不知道該稱做什麼才好。

客：那也許是——是白癡中的白癡。

陶亢德主編

香港編輯

按期航寄紙型在重慶印行

每月出版一册每册約十五萬字特約旅居英美德
義法作家撰述通訊精選西洋第一流雜誌佳作內
分

天下事

天下大事歐洲大戰生活見聞山水人物史話珍聞
學藝文化等欄按期購讀可不出門而知天下大小
事出版二年公認為國內第一流譯述雜誌為知識
份子所必讀

零售每册一元五角

全年十八元

國內總經理新書文具公司

重慶民族路一六號

歡迎介紹

歡迎訂閱

歡迎批售

談阿Q

立波

在這裏，我祇是說出一點關於阿Q的零碎的感想。如果依照魯迅自己的說法：「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書而不同」，那末，對於阿Q，也自然容許種種不同的看法，我要說的話，祇是我的眼裏所看到的魯迅「眼裏所經過中國的人生」。

我常常覺得一切文藝的活動，無論創作或批評，都應該爲人類添加些甚麼，或是智慧的果實，或是新鮮的花朵。這些雖然是以現實做他們的土壤，總之都是可以使得人所更加聰明，勇敢，健全和美好的東西。這些花果的培植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充滿了真摯熱烈的人間愛。但是諷刺家對於人類做了甚麼呢，他們好像祇是冷冷的指出，人生的醜陋！

有各種珍愛人生的藝術家，和他們各種不同的表現的法子。有的看到了人生的醜惡，但是儘可能的不說，祇是燦爛的把所看見的美麗，所想着的夢境，顯露給人們，好像說着，你們要得到這樣的美麗，要達到這樣的夢境麼？那末跟我來。要是人們在走着的途中，走進了黑暗的深林裏，看不清方向，他會用刀子挖出自己的心，舉起來當做火把，照亮着人們前進

的道路。高爾基是這樣的詩人。魯迅看到了自己民族的醜陋，他說出來，帶着悲憤，也帶着笑，好像指着人的鼻子說：老實告訴你，我的好兄弟，你很不高明，很不漂亮。看吧，你的頭上長着癩瘡疤，你的精神非常不乾淨。魯迅這樣成了諷刺家，諷刺家的人間愛，多半是藏在無情的笑罵的背後，他們指定的道路，多半是掩在他們否定的東西的後面的。他們否定了不好的東西，就等於說了，這裏走不通，應該尋找別的新道路。這是他們引導人生的法子，常常不明說，只是在反話裏諷示。要找到他們諷示的道路，要知道他們的存着愛的好心思，是需要更多的理解。理解是難的。諷刺家因此常常感覺得寂寞。我們記起了果戈里在「死魂靈」裏爲了自己的不幸的嘆息。魯迅據他自己說，也是寂寞的。因爲不願把這苦着自己的心情，傳染人家，在文章裏，他有心「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由於他的這種好心的努力，讀他文章的人，也真的會暫時的笑着。但笑過以後，感到了甚麼，歡喜或感激，我想不是的。阿Q是一個糟糕的好笑的人物，可是在「阿Q正傳」里，他還是比較值得同情的。在被押到法場的路上，他「無師自通」的說了一句「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博得了人們的喝采。從別人的無辜的不幸裏，得到了喜歡。在自己同類去死的時候，感到了快樂，這也是我們古國的一種特別的風俗。阿Q在喝采裏，輪轉眼睛去看他所愛戀的吳媽，但是，「似乎

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們背上的洋炮」。是這樣寂寞的人生！阿Q又看見了人類的狠眼睛。「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裏咬他的靈魂」。這時候的阿Q，不是應該笑罵，而是應該同情的人了，把自己放肆笑罵着的人物，寫成了這樣，固然還有別樣的原因，却也應該說是諷刺家自己心情自然的流露。

但是，魯迅的這一種心情，不是在他成了諷刺家以後才有的。二十年前，魯迅描寫三十年前的舊中國的時候，他正飽嘗了寂寞，這在他的「吶喊自序」裏，和其他的文章裏，說得很清楚。他是敗北封建古國的居民，遊學於暴起的資本家的王國。在人家的富強的對照上，格外明顯的看見了自己民族的凋零和萎縮，看見了自己同類受着異族的欺凌侮辱，他要叫喚，來叫醒酣睡和麻木的人們。可是叫喚得不到反響，生活只剩下悲哀和寂寞，而「這寂寞」，他說，「又一天一天長大起來，好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到他開始做小說的時候，他已經「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密切的注意了自己民族和時代，看見了黑暗和紛亂，看見了周圍人們精神上的大毛病，看不見前途的光亮，就造成了他的這一種心情，這不屬於他個人，屬於他們一代的心情。一

個藝術家反映時代，是一件曲折而且複雜的事情，他要繪在時代的胸懷，真實的親切的感着了他的脈搏，寫出自己所感受的東西，就寫出了他的時代。要這樣做，就要再三的看，再三的思索，要有非常銳敏的感覺力和洞察力，能夠看到和感到那些散漫着的，掩蔽了的，或是萌芽狀態的時代的特徵，魯迅感受了他的時代特徵，而且把他畫成了一個生動的阿Q的肖像，和辛亥革命的一幅真實的圖畫。

說「阿Q正傳」是辛亥革命的真實的圖畫，也許有人不同意。在那裏面，人們只能看見混亂和搶劫，投機和吹牛，和新舊各派的「咸與維新」的醜劇。阿Q周圍的人物，無論那一個階級出身的人，都不是好人，我們自然不能說，假洋鬼子，趙太爺，趙秀才和那兩位幫閑，趙司晨和趙白眼，是好人。但也不能說，那些下層者，王鬍，小D和吳媽，並不是混蛋。那末辛亥革命的好人哪裏去了呢？一個革命，如果配稱一個革命的話，就應該有些悲壯的光景和積極的人物，在「阿Q正傳」裏，我們只看見了病態人生和灰色情景，難道這是真實的嗎？這是真實的。辛亥革命不是一個澈底的完美的革命，弱點多於優點，好人少於壞蛋，是可想像得到的。而魯迅追憶他的時候，又是站在一個寂寞的諷刺家的觀點，自然只採取了低劣於實際人生的東西，加以嘲笑和鞭撻。因此，我們要說，「阿Q正傳」反映的辛亥革命，

是二十年前魯迅在寂寞的心境中寫出的那時代的弱點的真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他的一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阿Q是在這灰色的背景之上活動的人物。那末，這位著名的人物，到底是甚麼樣子的人呢？這似乎用不着解釋。無數的人用他罵人了，許多的人都嘲笑過他，討厭過他的。但是他的性格，並不像人們用來罵人的時候的那樣簡單。他是中國精神文明的化身。東方特產的這文明，是一個奇異而且複雜的心理現象。這是一個失敗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個衰落的古國的可哀的自滿，在實際上，是敗北了。在現實的世界，沒有他立腳的地方，又不求進步，只想在精神上找到一種自我的欺瞞和歡喜。發明了有名的精神勝利法，和這妙法的最傑出的戰略：怒目主義，這是對於無力應付，對於現在無法改革的弱者，心理的反射，因為在實際上沒有法子想，就只有在精神上去找一個逃避。因為現在只有凋落和萎縮，就只好想起過去的光榮，阿Q說：「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可是現在只有滿頭的癩瘡疤，瘦伶仃的被人拖在粉牆上去碰響頭了。而他——永遠是得意的」。

想是看了精神勝利法，以為阿Q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戰士，那就錯了。古老的中國，不是理想主義的沃土，要是有朝一日我們一位老農夫拋棄修神廟，不要以為他看見了基督神的光輝

對於神的態度有了高遠的獻身的愛敬，他是根據他的迷信在放債，他要使得自己的來生，不變做猪狗。完全站在個人的實利的觀點上，除了新的中國的戰士，殉道的精神，在我們的同胞中，是這樣的不多，這也可見我們的「中庸」之道的可尊貴。阿Q的精神勝利法，只施用於強敵。碰到了他自己以為比他弱的人，他就不用怒目，實行戰鬥了，雖然因為估計的錯誤，還是他吃虧的時候多一些，但在小尼姑頭上，他的確佔了一點小便宜，得到實際勝利了，對付弱者，他得到了實際的勝利，對付強者，他得到了精神的勝利，這是因為他有了精神勝利的妙法，同時又不是一種理想主義者的緣故，我們的阿Q是這樣一位無論在甚麼場合，自己總不失敗，總不吃虧的英雄。在一篇小說里，莫泊桑說：「每一個拿破崙都有他的滑鐵盧」。我想，這話是對的，我們的拿破崙的滑鐵盧，是在未莊街上的牆根下，大家一定還記得，他和王鬍在那裏展開的一次偉大的戰鬥。

上邊說過，我們的民族驕傲着歷史的光榮，所以很有自尊心，瞧不起人家，是當然的事，但世間的事，常常有正相反對的東西，連結在一起，老派中國人「妄自尊大」的特點，是和他的也能卑屈的性格連在一起的，在強者的背後，或在弱者的眼前，他吐着輕蔑的口水，一旦遇到了強橫，他就會屈膝，充分表現他的奴隸性。在一篇雜文里，魯迅說：「鄉下人

捉進知縣衙門去，打完屁股之後，叩一個頭道：「謝大老爺！」這情形是特異的中國民族所特有的。阿Q看不起人家，「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但一捉進了衙門，他就自動的下跪，每次被地保訓斥一頓之後，總要謝他幾百文酒錢。「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也是第一個使得自尊和自賤，舉行了奇妙的結合的人物。

自從所謂「海禁既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打了幾次很大很大的敗仗以後，中國文明，特別是文化，起了不小的變化。一方面，也還有人「迷戀着骸骨」，一方面，也有些人無條件的拜服於西洋。新的資產者們的風尚和文化，和舊的封建地主的文化和風尚，交混在一起。舊的不能恢復過去的規模，新的也沒有建立結實的體系。一切都是亂糟糕，一切都淺薄。當時髦的紳士和學者，正游泳在這淺的渾水里，非常的得意。他們之中有的人，稍許運了一點中國的古董，跑到外國去，滿足了異族紳士淑女的好奇心，獲得時髦的稱號。於是又稍許販了一點外國的塵芥，比方說：「一個向壁德，回到中國來，嚇倒了我們鄉下人」，又賺到了時髦的稱號。如果要用一個術語來表現，這是一種買辦性的行爲。這也是阿Q的事業。看他從城裏回來，是怎樣得意的嘲笑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呵，「因為他們沒有見過城裏

對於女性，中國的紳士們，也有一種特別的學說，這學說的中心思想，就是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所說的「東方固有的不淨思想」。男子自己心裏先懷着不正經的心思，總說女人都是「假正經」。在「男女之大防」的大旗下，掩藏着男子們的最幽暗，最獸性的心理行爲，在「肥皂」和「高老夫子」中，魯迅深刻的描畫了這種十足封建的思想，而這也成了阿Q氣質的一個重要的要素，他的被小尼姑弄得「飄飄然」，他的「戀愛的悲劇」，都是這種思想害了他。

阿Q還有一種麻木和胡塗的氣質，被壓榨的農民的命運，造成了他的麻木，非科學的東方人的思想，使他很胡塗，他的「戀愛」和「革命」，他一連串的失敗以至「大團圓」，寫成了他的生平的一本胡塗賬。「革命也好吧，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說這話的時候，他也的確有些下層意識的仇恨，但是把革命看做打劫，把那冤枉的裁在他身上的搶案，並不辯白的當做了革命的好事，是夠胡塗的了。他就是這麼胡里胡塗送了他的一條可貴的性命的。

以上是我對於阿Q的意見，也就是關於中國精神文明的剖解。談到這裏，本來可以收場了。但還有一件小事要說說，就是阿Q出身的事。這好像是不成什麼問題的，要是阿Q接到

了一份階級成分的調查表，他會毫不遲疑的教人替他填寫上：雇農出身的城鄉浮浪者。這里很明白的一件事，因為魯迅寫得很明白。但是魯迅爲什麼要把整個舊中國的缺點，栽在一個農民身上呢？魯迅熟悉農民的生活，特別是農民生活的弱點。在別的文章里，他也描寫過沒有被商品的巨流沖洗的安樂的農村，和那些淳樸善良的老農，但那只是他的追憶幼年時代的好夢。後來他是目擊了「辛苦而麻木」的凋蔽的農村，這種農村里的農民生活的弱點，和他所要諷刺的整個中國人生的灰色的調子，很相調和，這使他自然而然的用了農民做他人物的模型，但是，僅僅這一個原因，還不能夠充分解釋提出的問題，還應該要說，魯迅是直覺的感到了，半殖民地國家的國民性，帶着濃厚的農民色彩，要形塑我們民族的典型，農民氣質，是牠不可分離的部分。

魯迅先生在思想上，受了進化論的影響，也多少受了一點尼采思想的影響，在藝術上，受了爲人生而藝術的啓蒙主義的薰陶，他放棄了醫治肉體病症的醫學的修業，但沒有放下他的聽診器，用了他的進化論思想和民主的啓蒙主義製成的這付聽診器，他精細的診察了衰弱而農民古國精神上的大毛病，把這些毛病凝結在一個人的身上，顯露給人們，希望「引起療救的注意」。而在新文學的領域，就出現了一位不朽的人物。他有一個複雜而且矛盾的性格

。他使人厭惡，也使人同情，他是好笑的，又是可哀的，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醜陋和苦難所構成的一種奇特（Grotesque）的精神現象的擬人化。

人們都願意這個使人憂鬱的奇特的中國，很快成爲過去。魯迅自己也是這樣想。在「阿Q正傳的成因」里，他有些憂愁的說着他的願望道：「我也很願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現在也真的還有阿Q的餘黨。但我以爲他們不成甚麼問題了。「阿Q正傳」出世僅僅二十個年頭，「好中國」已經養育無數新男女，他們有着鬥爭的美麗的現在。他們差不多不能理解我們的老Q了。我們歷史的奔馳，比詩人的幻想奔馳，還要快一些。在歐洲，人家需要幾百年走過的道路，我們擠在幾十年走過。不能不說，走得不算慢。但因爲苦難太深，受難的和好心的人們還嫌太慢了，這正和担子挑得太重的人，會覺得路太長，自己的脚步移得太慢的情形一樣的。

但無論如何，我們是更加接近解放的明天了。再過幾年，年輕的男女讀了「阿Q正傳」，也許會吃驚的說：「有過這樣的中國嗎」？有過的，親愛的年青的朋友們，而且離開你們並不十分遠。但你們在你們的人生的春季之前，越過了牠了。不難想像浸沒在幸福的光輝里

的你們的生活。你們是像早晨綴着露珠的新鮮的花葉，像是含着淚，但是在笑着，像魯迅和他一代的人，像是在笑着，實際上是吞着淚水的。

正要擱下筆，又想起了阿Q，他在畫圓圈的時候，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一個很圓的圓圈，「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而且不聽話」。我的筆是多麼像阿Q的筆呵，我要這樣，牠定要那樣的，結果祇畫了一個歪歪斜斜的小圈子，心裏有些很悶悶然，因此不便說，「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來求得精神上的勝利和歡喜。夜已近黎明，近邊的雄雞在唱着三部或四部合唱的晨之歌。「聞雞起舞」的英勇的行動，又不適合我的疲倦的身體，我祇得採取了一個平凡不過的行動，那就是吹熄藤油燈，上床去睡覺。讓 Grotesque 的中國，祇殘留在夢里吧！

新 生 圖 書 文 具 公 司

地址：重慶民族路一六六號
電話掛號：六六七四

滬 港 五 大 雜 誌

國內航空版總發行

陶亢德主編

天 下 事

預 定

滬刊 月刊（上海出版）

特約歐美通訊 選譯西洋名著

全年二十元 半年十元

陶亢德主編

天 下 專

預 定

港刊 半月刊（香港出版）

特重遠東戰事 太平洋局勢之評論

全年卅一元 半年十六元

何文介主編

天 下 文 章

預 定

兩月刊（香港出版）

本刊內容可與西風並稱姊妹刊

全年十八元 半年九元

人世間社

人 世 間

預 定

月刊（上海出版）

節譯西洋名著 刊載人世大事

全年十四元 半年七元

讀者文摘社

讀 者 文 摘

預 定

月刊（上海出版）

Reader's Digest之中文本

全年三十元 半年十五元

歡 迎 批 發 歡 迎 預 定 歡 迎 介 紹

「阿Q正傳」(讀書隨筆)

冷秋

(對於Q字的讀法，我有點意見，我覺得應該讀成「桂」字音，讀「寇」是錯誤的，因為這只是不知道他究竟是「桂」還是「貴」，才拿一個洋文拼音的字母來代替，有誰把阿張讀成阿稀的呢？)

「他所最受影響的却是果戈里(N. Gogol)，「死靈魂」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來譯出，……。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蹟，這是果戈理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威名亦在於此。……」

——他不肖的弟弟作人：「關於魯迅之二」在「關於魯迅之一」，也有一段提到：「在從前那篇小文裏，我會說用的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裏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愚與惡，而愚與惡又復厲害

到可笑的程度。……」

這兩段話，不因作者今日的「賣身投靠」而玷污了魯迅的光彩。我覺得我們是不應怕名字的玷污，而丟棄了可以供給研究的材料。

他所提出的作者的三位作品，在現在找不到，（我希望將來有對照的機會），可是僅只在記憶裏的，還有果戈理的「巡按」。

以兩個賭徒，來貫串舊俄黑暗的一面；同魯迅先生以阿Q來穿綴中國黑暗的一面是相同的。在後來譯出的死靈魂裏的乞乞科夫也是這樣的人物。

不同的，「兩個賭徒」，在把所貫串的材料拉出來以後，他們反落在「尾巴」上，並不顯得「出色」；而阿Q始終以「主角」的姿態顯現着。——這一點假若我的觀察是對的話，我覺得魯迅先生既飽餐了中國文化的遺產，又對外國作品起着吸收，融化，揚棄的作用，是值得我們細心研究和學習的。尤其在現在「學術中國化」被鄭重提出的時候。

「不錯，中國的文化也有美麗的地方，但醜惡的地方實在太多，正像一個美人生了遍體的惡瘡。若要遮她的面子，當然只好歌頌她的美麗，而諱隱她的瘡。但我以為指出她的惡瘡的人，倒是真愛她的人，因為她可以自慚而急於求醫」。

魯迅先生與姚克的談話

正因為他真的憐愛阿Q，所以他更指他的「癩瘡疤」！

在全篇裏，我看不出他對阿Q的鄙棄，拿他開心，取笑，更藉以罵人，藉以揭人陰私，（雖然在這篇陸續登出的時候，有些「作賊胆心虛」的人們，總以為是在罵他）。而且相反的，在語句中，充滿了同情的眼淚。——雖然他寫的時候，有些地方或許在笑，可是這種笑也許比哭還讓人傷痛。「兩個賭徒」，「乞乞科夫」能同縣長，警察廳長們的太太小姐跳舞；而我們的阿Q呢！只能跪着向老媽子說：「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結果挨了竹槓，遭到秀才官語的罵着「忘八蛋」，最後典乾賣盡了所有的衣物，而且因此失了業。

一聽到阿Q正傳被編成戲劇，而且正式上演，我就擔心阿Q要成了「小丑」，在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化錢取樂」的口號下，成爲「取辱」的工具。那就真成了「巡按」中的「賭徒」，阿Q死也難瞑目了。

（一）阿Q到底是個什麼人呢？

一個從頭而且真實的答案就是：

「道地的黃帝的子孫」！

假若更要詳細的來說出他的身世：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他自己誇耀着有這樣光榮的過去。

而現在是落了魄，——「沒有家」，「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但一完就走了」。

所以馬馬虎虎的給阿Q加上一頂「農民」的帽子，我覺得也並不適合。

他的先前闊得多，——那麼也許他的祖先是地主，自耕農之流。

此刻應不是地主，又不是自耕農，佃農；把他派在僱農名下，他却又是與「長工」有別的「短工」，而且工作的地點多半還不在田地裏。

他雖是長期住在鄉村，然而也進過幾回城，見過些他不以為然的市面。

他見過秀才，舉人，尼姑，……也見過「假洋鬼子」，而且親身挨過「假洋鬼子」的「哭喪棒」。

他自己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沒有想到他不久也造起反

來，而且終於成了別人「好看」的「材料」。

他有一頭皮「癩瘡疤」，却諱忌人們說「光」說「亮」，到後來，連「燈」「燭」都諱了。

他也曾「飄飄然」好多時，也會跪在吳媽的腳下要求「睏覺」。

也會在「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裏啦！……阿Q的銅錢拿上來！……」這樣歌吟之下，漸漸的把銅錢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

「……………」

阿Q到底是什麼樣子人？上面這一些可否作為答案，我也不得而知；中國是否存在着這種有人認為「古怪」，「不會有」，的人物，我也不敢確定代答說是有，而且很多：因為眼睛有毛病的，據「大夫」說出的數字，怕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x

x

x

x

(二)阿Q生長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有一隻大烏蓬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這船從黑黢黢中蕩來，鄉下人睡得熟，都沒有知道；出去時將

近黎明，却很有幾個看見的了。據探頭探腦的調查的結果，知道那竟是舉人老爺的船。

「……革命黨要進城，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

阿Q原來有這樣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知這却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經』了，況且未莊的一羣烏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罷』，阿Q想，『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那還是上年的事。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識的錢洋鬼子。這是『威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他們想而又想：纔想出靜修菴裏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於是又立刻同到菴裏去革命，因為老尼姑來阻擋，說了三句話，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檢點，龍牌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鐘。

待到阿Q也走進尼姑菴想『革命』的時候，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革命革命，革過一

革命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樣呢？」

阿Q的「革命」落了伍，所以他才退一步想到：

「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經投降革命黨麼？」

「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

「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所以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裏了」。

阿Q這才感到冷落，才知道需要有些「手脚」，便想着所知道的兩個革命黨，一個在城裏早已被「噤」掉了腦袋；一個就是「假洋鬼子」，他得找他去辦「投」的手續。

他怯怯的走進錢府的大門，假洋鬼子並沒有把他看在眼裏，因為他正白着眼睛講得起勁：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却總說道：——」

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否則早已成功了，然而真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請我上湖北，我還沒有肯。誰願意在這小縣城裏做事情。……」

「『唔，……這個……』阿Q候他略停，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但不知道，為什麼，又並不叫洋先生。」

「聽着說話的四個人都吃喝的刮顧他。洋先生也纔看見：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攏起哭喪棒來了。」

「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沒有別的路。……」

他就生長在這「宣統三年」革命的時代。

(三)「阿Q的時代」，到底死去了沒有呢？

看見「火車」「電報」的人，說「阿Q的時代」是早已死去了；看見「小土車」的人們，又說完全沒有死去。

究竟死云沒有，我也不敢妄加評斷。——因為我這次當難民，從皖北到潢川，就是坐「土車」，從信陽到武漢坐的是火車，之後又坐「洋船」到了重慶。

只記得那一位社會學家說過：

社會的進展，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那麼阿Q的時代，也許至今還未過去吧！

（四）阿Q有什麼「法寶」呢？

A「不開口」——在強者的面前「不開口」。

他姓趙，而且據他自己排起來，還比趙秀才長三輩，那知地保爲此叫了阿Q到趙太爺家去，太爺一見，喝道：

「阿Q，你那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嗎？」

「阿Q不開口」

嗎？」

「你怎麼會生氣了，搶雞婆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

嗎？』」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阿Q並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着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

B「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裏，甚而至於對於兩位『文童』也有以爲不值一笑的神情。

C「怒目主義」——原先他是「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

知怎麼一回事，總還是阿Q吃虧的時候多；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

」。

D「精神勝利」，——「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

「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

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

E「欺不動瓜來鬆馬泡」（皖北土語「馬泡」是一種很小的瓜。）

被王鬍扭住辮子碰了一陣過後，他轉移方向，衝走假洋鬼子叫了「禿兒。驢……」又拍的一聲挨了一下哭喪棒。恰巧這時小尼姑走來，他又發生了「敵愾；」

「我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爲見了你！」

他吐了一口唾沫還不算，又在小尼姑的腦袋上摸了一摸，在面頰上擰了一把，於是得到賞鑑家喝采，他自己也「飄飄然似乎要飛去了」。

F「忘却」——挨了哭喪棒以後，他慢慢的走到酒店門口，便早已有些高興了。

G「媽媽的」，——有這一句，便能抵禦肚子餓？沒有人來作短工。……若是將「媽媽的」三字，上面加上個「太」字，下面加上個「了」字，便能抹煞舉人老爺的威嚴，這是在於靈活的運用了。

H「輕而易舉的事，不妨作一作」，——所以他在城裏「偷」了東西，回來反遭到眾莊的人們熱烈的歡迎。

I「投降革命黨也好」——他看到「革命」能把舉人老爺都吓得跑……於是他也「要」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於是掀起「造反了，造反了」的口號。

他以為革命就是：

「我要什麼就要什麼，我歡迎誰就是誰」。

於是也像「堂，吉訶德」般出了馬。結果，最先碰到假洋鬼子的釘子，後來把「繫」換成「耳耷」的一聲「完結了生命」。

「英雄主義」，——「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得到最後的像「豺狼的嗥叫」般的喝采。」

恰好湊成十大條，可以打住了。

× × ×

（五）阿Q該不該來個「革命」呢？

這裏還是抄錄作者的意見：

「這樣地一週一週接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革命，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想

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是侮辱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

——見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

×

×

（六）該不該來個「大團圓」呢？

魯迅先生說，若是伏園還在，也許可以放阿Q多活幾星期；可是恰好伏園走了，代庖的人，對「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槍斃了一個多月了」。

他又說道：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見「阿Q正傳的成因」。

其實何嘗「大團圓」了呢？

一生第一次和筆桿子接觸，用盡平生的力畫圓圈，結果在那幾乎要命絕的當兒，「却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

在去「法場」的路上竟沒唱一句戲，——這更是連觀衆也爲之索然的事。

阿Q竟是這樣的帶着遺憾鑽進了墳墓。

末了我要提出一點讀「阿Q正傳」的意見。

這篇民族的傑作，絕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

看第一遍：我們會笑得肚子痛；

第二遍：才睜一點不是笑的成份；

第三遍：鄙棄阿Q的爲人；

第四遍：鄙棄化爲同情；

第五遍：同情化爲深思的眼淚；

第六遍：阿Q還是阿Q。

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撲來，要和你「團圓」；

第八遍：合而為一；

第九遍：又一化為你的親戚故舊；

第十遍：擴大到你的左隣四舍；

十一遍：擴大到全國；

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國土；

十三遍：你覺得牠是一副鏡；

十四遍：也許警報器；

.....

總之你要不看他個十遍二十遍，總是「輕飄飄」；看了十遍二十遍以後，你就會如同

阿Q漸漸覺得走向沙場，「嚓」的去殺頭，才會「兩眼發黑，耳朵裏嗡的一聲，似乎昏了

」。

才覺得許多眼睛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裏咬你的靈魂，你也便會像阿Q樣自然的喊起

：「救命」來！

這是一點小小的直觀的意見，對不對，却不敢像阿Q那樣「自負」：——只希望能借此引起一些讀者們對魯迅先生作品研究的興趣來，那就是寶貴的收穫了。

二九、四、十二日。

天下叢書

德國內幕

陶亢德編

本書係將希特勒秉政以來戰前戰後德國內幕詳細揭露如備戰內幕宣傳部內幕軍隊內幕以及文壇現狀青年訓練戰時生活等文均為欲知新興德國者非讀不可之作全書十餘萬言由上海亢德書店出版茲為便利國內讀者起見特請新生圖書文具公司在渝再版書已付印約七月出版每冊實價二元五角

漫話阿Q

許欽文

阿Q本來只是小說上的一個人名；可是無論贊成這小說作者魯迅先生的，或者是故意反對他的，都常是把阿Q用作譬喻，變爲諷諷的代表，好像是真有這樣一個人的了。雖然早就有人說是阿Q的時代已經過去；事實上却仍然不時的有人提起他，魯迅去世以來，「阿Q阿Q，」更是風行的了。究竟阿Q是怎麼樣的，現當魯迅逝世四週年紀念（十月十九日），是值得說一下的罷。

雖然載着阿Q正傳的小說集吶喊，魯迅的創作中，還是前半期的。可是魯迅的爲一般讀者所愛好，原來由於吶喊；吶喊中最動人的一篇，就是阿Q正傳。如今除了蘇聯在印魯迅的全集，其餘刊行魯迅作品的已有十多個國家；有些國家只翻譯了阿Q正傳的，認爲這是代表作。

阿Q阿Q，寫寫不成問題；說起來，Q這個字母應該當作縮寫的看待；就是要寫作「Q」的一個聲音，不要照作原來單個字母的讀法，魯迅自己固然對於Q只發一個音；阿Q正傳上

也明明寫着，原是「貴」或「桂」的代用品，Q是由Q.E.簡略而來的。時常聽人說作「阿克育」，我覺得很不自然。

阿Q正傳爲多數人所愛讀，其中富有幽默的成分，自然是一大原因。這當初在北京晨報發表的時候，原是排在「開心話」的一欄上面的，隔七天登一節；在還只登到一半的時候，在上海編小說月報的沈雁冰就發表評論，認爲傑作，說是阿Q，並不會真有這樣的一個人，可是到處可以碰見這樣的人，因爲是個代表人物，就是所謂典型，自然是個否定的典型描寫；對於阿Q，魯迅雖然也寓著感慨之意，却全不讚揚，只是用着諷刺的手段，加以評擊的。

固然當時魯迅已因發表了狂人日記等小說而爲一般讀者所愛好；在開心話欄發表阿Q正傳是署名「巴人」的。巴東在四川，當時主編晨報的是蜀人蒲伯英；也是常寫開心話的一人，大概由於這一點的聯想關係，都以爲是蒲伯英寫的。所以注意到這一篇，並沒有什麼成見，後由旁人聲明，說是這樣署名，無非由於「下里巴人」的意思。

在那個聲明中，有些這樣的話：「寫來寫去比較起來，結果還是阿Q來得好；這是作者的失敗」。

這是沈痛的感慨；魯迅寫阿Q正傳的動機，是要把各種劣根性都歸納到阿Q一個人的

身上去。可是寫就以後映在他背後的一羣人，除非無可奈何的老小尼姑，無論是舉人老爺，假洋鬼子，趙太爺，秀才娘子，和鄒七嫂，以及賭徒等等，勢利刻薄，鬼鬼祟祟，醜惡百出，氣味更加惡劣。所謂未莊，原是黑暗社會的別名。倒不如阿Q，還保持着相當的人性——這是自然主義的說法，重在黑暗面的暴露，藉以促人注意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今常有人提起阿Q，就是爲着怕得自己做阿Q，或者是監視人不要做阿Q，注意阿Q的人愈加多，提起阿Q的次數愈加多，阿Q正傳的影響愈加大，也就是魯迅的成功愈加大了。

所謂劣根性，阿Q的習慣；第一是「精神勝利法」。打不過人家，倒楣了，他不從實際報復設法，會得只是這樣想：「我總算是被兒子打了。」於是也就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有人揪住他的黃辮子打他說：「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還不放麼？」阿Q這樣回對，也就心滿意足的以爲得勝了。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也不過是第一個。

注重精神作用和精神勝利法完全是兩件事情。現在我們雖然也得注重精神作用，但如何

Q的精神勝利法是要不得的。

其次是色情狂相。照阿Q看來，凡尼姑一定和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裏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其實因為他自己曾在人叢中擠過一個女人的大腿，原是猜己度人的，這種心理自然也很要不得。

第三、是畏強凌弱；阿Q給趙太爺打了嘴巴固然不敢回手，給秀才用竹槓打了，也只是順受。可是見了小尼姑，就要隨便動手；碰着小D，也就開口罵「畜生！」

「我是虫豸，好麼？小D這樣說了，阿Q還是撲上去拔他的辮子。」

第四、愛裝虛架子；小D雖然一向軟弱，阿Q餓瘦了，實在也並不比他強，相互拔了一陣辮子，明明是無力取勝，走開了，阿Q還要回轉頭去裝腔作勢的說：「記着罷，媽媽的……」

「媽媽的，記着罷……」小D也這樣回對。

第五、注重無關緊要的小事情，譬如因為把未莊叫做長凳的叫做條凳，阿Q就很鄙薄城裏人。把葱葉切得細碎些，也就認為大問題。猶如有些留學生回國以後，只會發些什麼外國也有臭虫的議論，却把應該學習回來的事情忘記了。

第六、奴隸性重，因為審判阿Q的人怒目而視，以為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寬鬆，便跪了下去。

乘便附帶表現在旁人身上的劣根性也很不少，譬如趙秀才和錢洋鬼子的所謂革命，只知道到靜修庵裏去打碎一塊龍牌，而且帶走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爐。趙太爺一家的人，當初怕得阿Q去偷竊，避之惟恐不及。一知道他那裏可有便宜貨買，便鄭重的去邀請他，再三的向他說好了；貪小得很，可謂寡廉鮮恥了。又如喜歡低級趣味和一般麻木不仁的人的以殺頭為好看。自然草菅人命的把總的殺一儆百的辦法，也為魯迅所痛恨。

怕得自己做阿Q和監視人家不讓做阿Q的人漸漸的多起來了；這在魯迅的成功中，可見我們是在進步得很快。不過一般人所注意的還只劣根性的一部分；所謂阿Q精神，只是指一男一女在那裏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其實還有許多尚未為一般人注意。我想以後大家也都會得注意的，因為值得注意。劣根性不鏟除的不配做新國民；我們要建設新國家，必須改進國民性，所以以後，對於阿Q正傳中所描寫着的劣根性，無論是在阿Q本身上的，和在旁人身上的：大家都得注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可是阿Q正傳的為人所愛讀，並非因為滿寫着劣性；是因為來得生動。雖然在作者自己

多不是苦笑，却總使人「發鬆」。諷刺本得用幽默；魯迅善於幽默，所以諷刺得好。阿Q正傳能夠深深的感動讀者，却是因為富於真實性。雖然阿Q並不真有其人；但這典型，原由於多年所觀察而得的宿感形成，情形都是實在的。所以正如沈雁冰所說，在舊社會中到處可以碰見像阿Q的人。

阿Q正傳作者的失敗，上面已經說過，在於寫了阿Q的結果，他周圍的一羣更顯得卑鄙齷齪。

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來的便是一「第一個」。阿Q並非沒有好勝心，只是未得其法。阿Q之所以為阿Q，原是因為環境惡劣，沒有受過正當教育。作者用意所在，與其說是攻擊阿Q，不如說是暴露環境的缺點。所以我們怕得自己做阿Q，也不願意別人像阿Q，在自勵勵人以外，更須注意環境的改良。

至於各國先先後後的把阿Q正傳翻譯過去，在這裏是我國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外，是因為阿Q生長在我國農村的農民代表人物。許多俄羅斯的文學作品中，都能從一般社會上認為不良的分子寫出真誠的人性來，表明小偷，盜賊以及各種囚犯，原都是可以造就的。使人讀了，深切的感動，激起改革的動機，而且找出改革的頭緒來，這是俄國文學的特色的，也就是我國文學的偉大處。所以蘇聯的特別重視阿Q正傳是不足怪的。

新舊阿Q

爾 村

——爲魯迅先生四週祭而作

幾年以前，就聽見人說，阿Q的時代過去了，自然也有人說並未過去，一直到最近，也還常聽到有人提到阿Q相，指出××精神也無非就是阿Q的精神，這也就說明了魯迅先生所描寫的這一典型人物的精深偉大處。

自從阿Q正傳改編話劇並且上演以後，一方面，確也使阿Q正傳更通俗化，使得很多不大讀小說的人，進一步接近了先生，引起直接讀阿Q正傳之心，但在另一方面，却不是使阿Q相僅僅留了這樣一個印象：一個穿破衣裳，留小辮子的乞丐模樣的人物，即不免使人對阿Q精神的認識範圍縮小。

阿Q，在魯迅先生創作的典型中，他的確是生長於農村，劇作者並未歪曲魯迅先生的原作，這裏我所要談的，不是屬於話劇或小說中的阿Q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來認識魯迅先生描寫的阿Q精神，如何擴大阿Q精神認識的問題。

在魯迅先生的原意，我以為，所謂阿Q精神，也原不限制於像阿Q那種生活階層中的人。爲什麼要把阿Q寫成那樣一個人物呢？大概是因爲這種精神不僅在上層社會中存在着，而且也深入下層人民生活中的緣故了。

近十餘年來，中國社會思想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國下層社會，雖然醒覺的程度也和政治，經濟一樣，發展是不平衡的，但阿Q精神，在某些區域內，確已死亡了。尤其在三年來的抗戰，中國農民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變化，阿Q那種精神是不能在抗戰烟火中留存

的。

然而，阿Q精神在所謂上流社會中，却並沒有怎樣動搖，它還有存在的地盤，不過，今日的阿Q，倒不是魯迅先生筆下的那般寒酸人物，「時代的進步」，阿Q也變得摩登起來了。今天的阿Q，在生活土已是近代都市型的了。他不再是住破廟，做短工，穿的不尷不尬，那般無權勢無錢，連老婆都沒有一個。自然也不是那般天真的愚蠢。他可以住洋樓，不勞動，穿長衣馬褂，西裝革履，有權勢，是財主，並且不獨家裏有一個花娘婆，還在外面講社交，鬧「戀愛」。說到知識，也可能說是「學富五車」，吃過海水，自己已經和真洋鬼子差不多，自然不會再看不起假洋鬼子了，這裏，完全保存的只是那種「可貴的精神」，見硬就軟

，見軟就硬，會做主人更會做奴才，會做老子也會做兒子。「精神」，在新阿Q型的人物中，是抬得很高的地位的，他們有時簡直是陶醉在「精神」的王國中，尤其是在自己受到挫折，或明明是自己的不中用，自己歷史的命運表現衰亡的時候，就更將自己寄託在精神的麻醉中！的確，又是的確，阿Q精神在中國民族的靈魂中是會滅亡的，但今日却還未完全滅亡，不，還起着相當阻止社會前進的作用。

我們要這樣來讀阿Q正傳，才能認識魯迅先生的偉大來。這是讀魯迅先生作品之一例。

一九四〇年十月

種二刊續書叢下天

美國生活

美國生活生動多姿本書包羅萬象上至國會國務院
內幕白宮生活外交活動下至好萊塢景象女招待生
活時裝竊賊以及學校報紙民意測驗百景雜陳千奇
盡現欲明美國生活底蘊者洵非本書莫屬

全書二百五十餘頁每冊實價國幣二元半

戰時英國

本書係將開戰以來英國政治軍事社會之動靜擇有
價值與趣味者加以編集或述英國政治之變動或記
英國人民之英勇讀畢此書不特可詳悉戰時英國之
百態亦可窺知英帝國之所以為不倒翁也

全書二百餘頁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陶亢德編 亢德書房出版
國內總經理 新學生圖書文具公司

附 錄

阿Q正傳

阿Q正傳的成因

1000

阿 Q 正傳

魯迅

第一章 序

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這足見我不是一個「立言」的人，因為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於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而終於歸結到傳阿Q，彷彿思想裏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這一篇速朽的文章，纔下筆，便感到萬分的困難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列傳』麼，這一篇並非和許多別人排在『正史』裏；『自傳』麼，我又並非就是阿Q。說是『外傳』，『內傳』在那里呢？倘用『內傳』，阿Q又決不是神仙。『別傳』呢，阿Q實在未曾有大總統上諭宣付國史館立『本傳』。雖說英國正史上並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但文豪則

可，在我輩却不可的。其次是「家傳」，則我既不知與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孫的拜託；或「小傳」，則阿Q又更無別的「大傳」了。總而言之，這一篇也便是「本傳」，但從我的文章着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閒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裏，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即使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很相混，也顧不得了。

第二，立傳的通例，開首大抵該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並不知道阿Q姓什麼。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鑼鐺的報到村裏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子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裏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喝道：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阿Q並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着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訓斥了一番，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知道的人都說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約未必姓趙，即使真姓趙，有趙太爺在這裏，也不該如此胡說的。此後便再沒有人提起他的氏族來，所以我終於不知道阿Q究竟什麼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他活着的時候，人都叫他阿Q，死了以後，便沒有一個人再叫阿Q了，那里還會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論『著之竹帛』，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這第一個難關。我曾經仔細想：阿Q，阿桂還是阿貴呢？倘使他號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間做過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沒有號——也許有號，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又未嘗散過生日徵文的帖子：寫作阿桂，是武斷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貴了；而他又只是一個人：寫作阿貴，也沒有佐證的。其餘音Q的偏僻字樣，更加湊不上了。先前，我也曾問過趙太爺的兒子茂才先生，誰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據結論說，是因為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

了。我的最後的手段，只有託一個同鄉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個月之後纔有回信，說案卷裏並無與阿Q *Q. E. Q.* 的聲音相近的人。我雖不知道是真沒有，還是沒有查，然而也再沒有別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 *Q. E. Q.*，略作阿Q。這近于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尙且不知，我還有什麼好辦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貫了，倘他姓趙，則據現在好稱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說是一隴西天水人也，但可惜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貫也就有些決不定。他雖然多住未莊，然而也常常宿在別處，不能說是未莊人，即使說是「未莊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於通人。至於其餘，却都非淺學所能穿鑿，只希望有「歷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將來或者能夠尋出許多新端緒來，但是我這阿Q正傳到那時却又怕早經消滅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優勝記略

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因為未莊的人們之於阿Q，只要他幫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而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着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家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並不是「行狀」；一閒空，連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說「行狀」了。只是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着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喜歡。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裏，甚而至于對於兩位「文童」也有以爲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加以進了幾回城，阿Q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裏人，譬如用三尺長三

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裏人却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城裏却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裏的煎魚！

阿Q「先前闊」，見識高，而且「真能做」，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于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為不足貴的，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癩」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總還是阿Q喫虧的時候多，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為怒目而視了。

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未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喫驚的說：

「噲，亮起來了」。

阿Q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而視了。

「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裏！」他們並不怕。

阿Q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

「你還不配……」這時候，又彷彿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尙的光榮的癩頭瘡，並非平常的癩頭瘡了；但上文說過，阿Q是有見識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點抵觸，便不再往底下說。

閒人還不完，只擦他，於是終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下碰了四五個響頭，閒人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阿Q想在心裏的，後來每每說出口來，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們，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此後每逢揪住他黃辮子的時候，人就先一着對他說：

「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阿Q兩隻手却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着頭，說道：

「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

但雖然是蟲豸，閒人也並不放，仍舊在就近什麼地方給他碰了五六個響頭，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以為阿Q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鐘，阿Q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敵之後，便愉快的跑到酒店裏喝幾碗酒，又和別人調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勝，愉快的回到土穀祠，放倒頭睡着了。假使有錢，他便去押牌寶，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滿面的夾在這中間，聲音他最響：

「青龍四百！」

「咳……開……啦！」樁家揭開盒子蓋，也是汗流滿面的唱。「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裏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錢便在這樣的歌吟之下，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站在後面看，替別人着急，一直到散場，然後戀戀的回到土穀祠，第二天，腫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罷，阿Q不幸而贏了一回，他倒幾乎失敗了。

這是未莊賽神的晚上。這晚上照例有一臺戲，戲臺左近，也照例有許多的賭攤。做戲的鑼鼓，在阿Q耳朵裏彷彿在十里之外；他只聽得樁家的歌唱了。他贏而又贏。銅錢變成角洋，角洋變成大洋，大洋又成了疊。他興高采烈得非常：

『天門兩塊！』

他不知道誰和誰爲什麼打起架來了。罵聲、打聲、腳步聲，昏頭昏腦的一大陣，他纔爬起來，賭攤不見了，人們也不見了，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幾個人詫異的對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進土穀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趕賽的賭攤多不是本村人，還到那裏去尋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而且是他的——現在不見了！說是算被兒子拿去了罷，總還是忽忽不樂；說自己是蟲豸罷，也還是忽忽不樂；他這回纔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轉敗爲勝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刺刺，——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第三章 續優勝記略

然而阿Q雖然常優勝，却直待蒙趙太爺打他嘴巴之後，這纔出了名。

他付過地保二百文酒錢，忿忿的躺下了，後來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趙太爺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兒子了，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來，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墳到酒店去。這時候，他又覺得趙太爺高人一等了。

說也奇怪，從此之後，果然大家也彷彿格外尊敬他。這在阿Q，或者以爲因爲他是趙太爺的父親，而其實也不然。未莊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張三，向來本不算一件事，必須與一位名人如趙太爺者相關，這纔載上他們的口碑。一上口碑，則打的無有名，被打的也就託庇有了名。至于錯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說。所以者何？就因爲趙太爺是不會錯的。但他既然錯，爲什麼大家又彷彿格外尊敬他呢？這可難解，穿鑿起來說，或者因爲阿Q說是趙太爺的本家，雖然挨了打，大家也還怕有些真，總不如尊敬一些穩當。否則，也如孔廟裏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了。

阿Q此後倒得意了許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牆根的日光下，看見王鬍在那裏赤着膊捉蠅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這王鬍，又癩又鬍，別人都叫他王癩鬍，阿Q却刪去了一個癩字，然而非常渺視他。阿Q的意思，以為癩是不足為奇的，只有這一部絡腮鬍子，實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於是並排坐下去，倘是別的閒人們，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這王鬍旁邊，他有什麼怕呢？老實說：他肯坐下去，簡直還是抬舉他。

阿Q也脫下破夾襖來，翻檢了一回，不知道因為新洗呢還是因為粗心，許多工夫，只捉到三四個。他看那王鬍，却是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裏畢畢剝剝的響。

阿Q最初是失望，後來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鬍尚且那麼多，自己倒反這樣少，這是怎樣的大失體統的事呵！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纔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裏，狠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鬍響。

他癩瘡癢地通紅了，將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說：

「這老蟲！」

「癩皮狗。你鬍誰？」王鬍輕蔑的抬起眼來說。

阿Q近來雖然比較的受人尊敬，連自己也覺得有些，但和那些打慣的閒人們見面還膽怯，獨有這回却非常武勇了。這樣滿臉鬚子的東西，他敢出言無狀麼？

「誰認便罵誰！」他站起來，兩手又在腰間說：「……」

「你的骨頭癢了麼？」王鬚也站起來，又披上衣服說。

阿Q以為他要逃了，搶進去就是一拳，這拳頭還未達到身上，已經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踉踉蹌蹌的跌進去，立刻又被王鬚扭住了辮子，要撞到牆上照例去碰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Q歪着頭說。

王鬚似乎不是君子，並不理會，一連給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遠，這纔滿足的去了。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為王鬚以絡腮鬚子的缺點，向來只被他奚落，從沒有奚落他，更不必說動手了。而他現在竟動手，很意外。難道真如市上所說，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因此趙家減了威風。因此他們也使小說了什麼？

阿Q無可適從的站着。

遠遠的走來了一個人，他的對頭又到了。這也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就是錢太爺的大

兒子。他先前跑上城裏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半年之後他回到家裏來，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後來，他的母親到處說：「這辮子是被壞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來可以做大官，現在只好等留長再說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稱他「假洋鬼子」，也叫作「裏通外國的人」，一見他，一定在肚子裏暗暗的咒罵。

阿Q尤其「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至于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這「假洋鬼子」近來了。

「禿兒。……」阿Q歷來本只在肚裏罵，沒有出過聲，這回因為正氣忿，因為要報讎，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這禿兒却拿着一枝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刹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

「我說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

拍！拍拍！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于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且「忘却」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

但對面走來了靜修庵裏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時，看見伊也一定要唾罵，而況在屈辱之後呢？他于是發生了回憶，又發生了敵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

「咳，開！」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頭皮，默笑着，說：

「禿兒！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麼動手動脚……」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看見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

「和尚動不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頭。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爲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纔放手。

他這一戰，早忘却王翳，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散了；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後更輕鬆，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這斷子絕孫的阿Q！」遠遠地聽得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

「哈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哈！」酒店裏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第四章 戀愛的悲劇

有人說：有些勝利者，願意敵手如虎，如鷹，他纔感得勝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雞，他便反覺得勝利的無聊。又有些勝利者，當克服一切之後，看見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沒有了敵人，沒有了對手，沒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個，孤另另，淒涼，寂寞，便反而感到了勝利的悲哀。然而我們的阿Q却沒有這樣乏，他是

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個證據了。

……的似乎要飛去了！

……却又使他有些異樣。他飄飄然的飛了大半天，飄進士穀祠，照例應該……道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覺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點古怪：……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臉上有一點滑膩的東西黏在他指上，還是他的指頭在……

……阿Q……

……他聽到這句話。他想：不錯，應該有一個女人，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若敖之鬼餒而，」也是一件人生……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只可惜後來有些「不能收其放心」……

……女人！……他想。

……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能知道這晚上阿Q在什麼時候纔打鼾。但大約他從此總覺得指頭上有些滑膩，所

以他……總有些飄飄然；「女……」他想：

「……」，我們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東西。

……的……，本來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商是姐已開亡的；周是褒姒弄……；秦……雖然史無明文，我們也假定他因為女人，大約未必十分錯；而董卓可是的

確……

……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麼明師指授過，但他對於「男女之大防」

……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

……和……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裏講話，一

……給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

……一塊小石頭。

……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飄飄然了。這飄飄然的精神，在禮教上是

……所以女人真可惡。假使小尼姑的臉上不滑膩，阿Q便不至于被盡，又假使

……阿Q便也不至于被盡了，……他五六年，曾在戲臺下的人叢中撐

……但因爲隔一層褲，所以此後並不飄飄然，——而小尼姑並不然，這也是足

見異婦之可惡。

「女……」阿Q想。

他對於以為「一定想引誘野男人」的女人，時常留心看，然而伊並不對他笑。他對於和他講話的女人，也時常留心聽，然而伊又並不提起關於什麼勾當的話來。哦，這也是女人可惡之一節：伊們全都要裝「假正經」的。

這一天，阿Q在趙太爺家裏舂了一天米，喫過晚飯，便坐在廚房裏吸旱煙。倘在別家，吃過晚飯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趙府上晚飯早，雖說定例不准掌燈，一喫完便睡覺，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趙太爺未進秀才的時候，准其點燈讀文章；其二，便是阿Q來做短工的時候，准其點燈舂米。因為這一條例外，所以阿Q在動手舂米之前，還坐在廚房裏吸旱煙。吳媽，是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長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談閒天：

「太太兩天沒有喫飯哩，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

「女人……吳媽……這小孤孀……」阿Q想。

「我們的少奶奶是八月裏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煙管，站了起來。

「我們的少奶奶……」吳媽還嘮叨說。

「我和你開覺，我和你開覺！」阿Q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

一剎時中很寂然。

「阿呀！」吳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

阿Q對了牆壁跪着也發楞，於是兩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彷彿覺得有些糟。他這時確也有些忐忑了，慌張的將煙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着了很粗的
一下，他急忙回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枝大竹槓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

阿Q奔入舂米場，一個人站着，還覺得指頭痛，還記得「忘八蛋」，因為這話是未莊的

都說這院子不說，專是見過官府的闊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這時，他那

一打罵，一打罵，都也沒有了。而且打罵之後，似乎一件事也已經收場，倒反覺得一無掛礙

。春了一會，他熱起來了，又歇了手脫衣服。

他熱得外面很熱鬧，阿Q生平本來最愛看熱鬧，便卸了衣服走出去了。

趙太爺的內院裏，雖然在昏黃中，卻辨得出許多人，趙府一家連兩日不喫飯

這門牆的鄒七嫂，真正本家的趙白銀，趙司晨。

趙司晨走出下房來，一面說：

……不要躲在自己房裏想……」

……這你正經，……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鄒七嫂也從旁勸說

只是哭，夾些話，卻不甚聽得分明。

……一時，有趣，這小孤孀不知道鬧着什麼玩意兒了？」他想打聽，走近趙司晨的

身，忽然間看見趙太爺向他奔來，而且手裏捏着一枝大竹槓。他看見這一枝大竹槓

，更覺得語到自己曾經被打，和這一場熱鬧似乎有點相關。他翻身便走，想逃回春米場，

不料……竟攔了他的去路，于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後門，不多工夫，已在土

一、阿 Q 的媽媽的！……」

於是阿 Q 覺得冷了，因為雖在春季，而夜間頗有餘寒，尚不宜於赤身。他見那布衫留在趙家，但倘若去取，又深怕秀才的竹槓。然而他保進來了。

「阿 Q，你的媽媽的！你連趙家的用人調戲起來，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覺睡，你的媽媽的！……」

如是云云的教訓了一通，阿 Q 自然沒有話。臨末，因為在晚上，應該送地保加倍酒錢四

百文，阿 Q 正沒有現錢，使用一頂氈帽做抵押，並且訂定了五條件：

一、明天用紅燭——要一斤重的。一對，香一封，到趙府上去賠罪。

二、趙府上請道士祓除縊鬼，費用由阿 Q 負擔。

三、阿 Q 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

四、吳媽此後倘有不測，惟阿 Q 是問。

五、不准再去索取工錢和布衫。

阿 Q 答應了，可惜沒有錢。幸而已經春天，棉被可以無用，便質了二千大錢，履行條件。他頭之後，居然還剩幾文，他也不再贖氈帽，統統賜了酒了。但趙家也並不燒

香燭，因為太太拜佛的時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的襁尿布，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

第五章 生計問題

阿Q禮畢之後，仍舊回到土穀祠，太陽下去了，漸漸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細一想，終於省悟過來：其原因蓋在自己的赤膊。他記得破夾襖還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張開眼睛，原來太陽又已經照在西牆上頭了。他坐起身，一面說道：「媽媽的……」

他起來之後，他仍舊在街上逛，雖然不比赤膊之有一膚之痛，卻又漸漸的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了。彷彿從這一天起，未莊的女人們忽然都怕了羞，伊們一見阿Q走來，便個個躲進門裏去。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鄭七嫂，也跟着別人亂鑽，而且將十一歲的女兒都叫進去了。

阿Q很以為奇，而且想：「……些東西忽然都學起小姐模樣來了。這娼婦們……」

但他更覺得世上有些古怪，卻是許多日以後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賒欠了。其二、管土穀祠的老頭子說些廢話，似乎叫他走；其三、他雖然記不清多少日，但確乎有許多日，沒有一個人來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賒，熬着也罷了；老頭子催他走，嘈囂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沒

有人來叫他做短工，卻使阿Q肚子餓：這委實是一件非常「媽媽的」事情。

阿Q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老主顧的家裏去探問，——但獨不許踏進趙府的門檻，——然而情形也異樣：一定走出一個男人來，現了十分煩厭的相貌，像回覆乞丐一般的搖手道：

「沒有沒有！你出去！」

阿Q愈覺得希奇了。他想，這些人家向來少不了要幫忙，不至于現在忽然都無事，這總該有些蹊蹺在裏面了。他留心打聽，纔知道他們有事都去叫小D，這小D，是一個窮小子，又瘦又乏，在阿Q的眼睛裏，位置是在王翳之下的，誰料這小子竟謀了他的飯盃去。所以阿Q這一氣，更與平常不同，當氣憤憤的走着的時候，忽然將手一揚，唱道：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幾天之後他竟在錢府的照壁前遇見了小D。一離人相見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視的說，嘴角上飛出唾沫來。

「我是蟲豸，好麼？……」小D說。

這謙遜反使阿Q更加憤怒起來，但他手裏沒有鋼鞭，於是只得撲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辮子。小D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阿Q便也將空着的一隻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從先前的阿Q看來，小D本來是不足齒數的，但他近來挨了餓，又瘦又乏已經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勢均力敵的現象。四隻手拔着兩顆頭，都彎了腰，在錢家粉牆上映出一個藍色的虹形，至于半點鐘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們說，大約是解勸的。

「好，好！」看的人們說，不知道是勸解，是頌揚，還是煽動。

然而他們都不聽。阿Q進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進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約半點鐘，未莊少有自鳴鐘，所以很難說，或者二十分，他們的頭髮裏便都冒烟，額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鬆了，在同一瞬間，小D的手也正放鬆了，同時直起，同時退開，都擠出人叢去。

「記着罷，媽媽的……」阿Q回過頭去說。

「媽媽的，記着罷……」小D也回過頭來說。

這一場「龍虎鬥」似乎並無勝敗，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滿足，都沒有發什麼議論，而阿Q

卻仍然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溫和，微風拂拂的頗有些春意了，阿Q卻覺得寒冷起來，但這還可擔當。第... 倒是肚子餓。棉被、藍帽、布衫早已沒有了，其次就賣了棉襖。現在有褲子，卻萬不可脫的；有破夾襖，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決定買不出錢。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見；他想在自己的破屋裏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了然，于是他決計出門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看見熟識的饅頭，但他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並不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了；他求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莊本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村外都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着幾個圓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阿Q並不賞鑑這田家樂，卻只是走以因為他直覺的知道這與他的「求食」之道是很遠的。但他終於走到靜修庵的牆外又...

菴周圍也是水田，粉牆突出在新綠裏，後面的磚土牆裏是菜園。阿Q遲疑了一會，四面一看，並沒有人。他便爬上這矮牆去，扯着何首烏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終於攀着桑樹枝，跳到裏面了。裏面真是鬱鬱蔥蔥，但似乎並沒有黃酒饅頭，以及

此外可喫的之類。靠西牆是竹叢，下面許多筍，只可惜都是並未煮熟的，還有油菜早經結子，芥菜已將開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Q彷彿文章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近園門去，忽而非常驚喜了，這分明是一畦老蘿蔔。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門口突然伸出一個很圓的頭來，又即縮回去了，這分明是小尼姑。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來視若草芥的，但世事須「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趕緊拔起四個蘿蔔，擰下青菜，兜在大襟裏。然而老尼姑已經出來了！

「阿彌陀佛，阿Q，你怎麼跳進園裏來偷蘿蔔！……阿呀，罪過呵，阿唷，阿彌陀佛！……」

「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裏來偷蘿蔔？」阿Q且看且走的說。

「現在……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這還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應你麼？你……」

阿Q沒有說完話，拔步便跑；追來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這本來在門前的，不知怎的到後園來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經要咬著阿Q的腿，幸而從衣兜裏落下一個蘿蔔來，那狗給嚇，路略一停，阿Q已經爬上桑樹，跨到土牆；連人和蘿蔔都滾出牆外面了。只剩下黑狗

還在對着桑樹暉，老尼姑念着佛。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來，拾起蘿蔔便走。沿路又檢了幾塊小石頭，但黑狗卻並不再出現。阿Q于是拋了石頭，一面走一面喫，而且想道，這裏也沒有什麼東西尋，不如進城去。

待三個蘿蔔喫完時，他已經打定了進城的主意。

第六章 從中興到末路

在未莊再看見阿Q出現的時候，是剛過了這年的中秋。人們都驚異，說是阿Q回來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裏去了呢？阿Q前幾回的上城，大抵早就興高采烈的對人說，但這一次卻並不，所以也沒有一個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曾告訴過管土穀祠的老頭子，然而未莊老例，只有趙太爺、錢太爺和秀才太爺上城纔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數，何況是阿Q：因此老頭子也就不替他宣傳，而未莊的社會上也就不無從知道了。

但阿Q這回的回來，卻與先前大不同，確乎很值得驚異。天色將黑，他睡眼朦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他走近櫃臺，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說：「現錢

「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着一個大搭連，洗錫錫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綫。未莊老例，看見路有些醒目的人物，是與其慢也寧敬的，現在雖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為和破夾襖的阿Q有些兩樣了，古人云：「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櫃、酒客、路人，便自然顯出一種疑而且敬的形態來。掌櫃既先之以點頭，又繼之以談話：

「嚶，阿Q，你回來了！」

「回來了。」

「發財發財，你是——在……」

「上城去了！」

這一件新聞，第二天便傳遍了全未莊。人人都願意知道現錢和新夾襖的阿Q的中興史，所以在酒店裏，茶館裏，廟簷下，便漸漸的探聽。這結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

據阿Q說，他是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這聽的人都肅然了。這老爺本姓白，但因為全城裏只有他一個舉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說起舉人來就是他。這也不獨在未莊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圓之內也都如此，人們幾乎多以為他的姓名就叫舉人老爺的了。在這人的府上幫忙，那當然是可敬的。但據阿Q又說，他卻不高興再幫忙了，因為這舉人老爺實在太「媽

媽的」了。這一節，聽的人都歎息而且快意，因為阿Q本不配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而不幫忙是可惜的。

據阿Q說，他的回來，似乎也由於不滿意城裏的人，這就在他們將長髮稱為條條，而且煎魚用葱絲，加以最近觀察所得的缺點，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莊的鄉下人不過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夠又「麻醬」，城裏卻連小烏龜子都又得很精熟的。什麼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裏的十幾歲的小烏龜子的手裏，也就立刻與「小鬼兒閣王」。這一節，聽的人都赧然了。

「你們可看見過殺頭麼？」阿Q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他搖搖頭。將唾沫飛在正對面的趙司長的臉上。這一節聽的人都凜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着伸長頸子聽得出神的王鶴的後項窩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鶴驚得一跳，同時電光石火似的趕快縮了頭，而聽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從此王鶴癩頭癩腦的許多日子，並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邊；別的人也一樣。

阿Q這時在未莊人眼睛裏的地位，雖不敢說超過趙太爺，但謂之差不多，大約也就沒有

什麼誰痛的了。

然而不多久，這阿Q的大名忽又傳遍了未莊的閨中。雖然未莊只有錢、趙兩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淺閨，但閨中究竟題閨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異。女人們見面時一定說：鄒七嫂在阿Q那裏買了一條藍綢裙，舊固然是舊的，但只花了九角錢，還有趙白眼的母親——一說是趙司晨的母親，待考，——也買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紅洋紗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錢九二串，於是伊們都眼巴巴的想見阿Q，缺綢裙的想問他買綢裙，要洋紗衫的想問他買洋紗衫，不但見了不逃避，有時阿Q已經走過了，也還要追上去叫住他，問道：

「阿Q，你還有綢裙麼？沒有？紗衫也要的，有罷？」

後來這終於從淺閨傳進深閨裏去了，因為鄒七嫂得意之餘，將伊的綢裙請趙太太去鑑賞，趙太太又告訴了趙太爺而且着實恭維了一番。趙太爺便在晚飯桌上，和秀才太爺討論，以為阿Q實在有些古怪，我們門窗應該小心些；但他的東西，不知道可還有什麼可買，也許有點好東西罷。加以趙太太也正想買一件價廉物美皮的背心。於是家族決議，便託鄒七嫂即刻去請阿Q，而且為此新闢了第三種的例外：這晚上也姑且特准點油燈。

油燈乾了不少了，阿Q還不到。趙府的全眷都很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Q太飄忽，或

怨鄒七嫂不上緊。趙太太還怕他因爲春天的條件不敢來，而趙太爺以爲不足慮；因爲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趙太爺有見識，阿Q終於跟着鄒七嫂進來了。

「他只說沒有沒有，我說你自己當面說去，他還要說，我說……」鄒七嫂氣喘吁吁的走着說。

「太爺！」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聲，在簷下站住了。

「阿Q，聽說你在外面發財。」趙太爺踱開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說。「那很好，那很好的。這個……聽說你有些舊東西……可以都拿來看看……這也並不是別的，因爲我倒要……」

「我對鄒七嫂說過了。都完了。」

「完了？」趙太爺不覺失聲的說，「那裏會完得這樣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來不多。他們買了些……」

「總該還有一點罷。」

「現在，只剩了一張門幕了。」

「就拿門幕來看看罷。」趙太爺慌忙說。

「那麼明天拿來就是，」趙太爺都不甚熱心了。「阿Q，你以後有什麼東西的時候，你儘先送來給我們看，……」

「價錢決不會比別家出得少！」秀才說。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我要一件皮背心。」趙太太說。

阿Q雖然答應着，却懶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這使趙太爺很失望，氣忿而且擔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秀才對於阿Q的態度也很不平，於是說，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許他住在未莊。但趙太爺以為不然，說這也怕要結怨，況且做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鷹不喫窩下食。」本村倒不必擔心的；只要自己夜裏警醒的就是了。秀才聽了這「提訓」，非常之以為然，便即刻撤消了驅逐阿Q的提議。而且叮囑鄒七嫂，請伊萬不要向人提起這一段話。

但第二日，鄒七嫂便將那藍裙去染了皂，又將阿Q可疑之點傳揚出去了，可是確沒有提把秀才要驅逐他這一節。然而這已經于阿Q很不利。最先，地保尋上門了，取了他的門幕去，阿Q說是趙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還，並且要議定每月的孝敬錢。其次，是村人對於他的敬畏忽而變相了，雖然還不敢來放肆，却很有遠避的神情。而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來「察

」的時候又不同，頗混着「敬而遠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班閒人們卻還要尋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細底。阿Q也並不諱飾，傲然的說出他的經驗來。從此他們纔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小腳色，不但不能上牆，並且不能進洞，只站在門外接東西。有一夜，他剛纔接到一個包，正手再進去，不一會，只聽得裏面大嚷起來，他便趕緊跑，連夜爬出城，逃回未莊來了，從此不敢再去做。然而這故事卻于阿Q更不利，村人對於阿Q的「敬而遠之」者，本因為怕結怨，誰料他不過是一個不敢再偷的偷兒呢？這實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

第七章 革命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塔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有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這船從黑魃魃中蕩來，鄉下人睡得熟，都沒有知道；出去時將近黎明，卻很有幾個看見的了。據探頭探腦的調查來的結果，知道那竟是舉人老爺的船！

那船便將大不安載給了未莊，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搖動。船的使命，趙家本來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裏卻都說，革命黨要進城，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惟有鄉七

嫂不以爲然，說那不過是幾口破衣箱，舉人老爺想來寄存的，卻已被趙太爺回覆轉去。其實舉人老爺和道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一「共患難」的情誼，況且鄒七嫂又和趙家是鄰居，見聞較爲切近，所以大概該是伊對的。

然而謠言很旺盛，說舉人老爺雖然似乎沒有親到，卻有一封長信，和趙家排了「轉折親」。趙太爺肚裏一輪，覺得于他總不會有損處，便將箱子留下了，現就塞在太太的牀底下。至于革命黨，有的說是便在這一夜進了城，個個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阿Q的耳朵裏，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裏來的意見，以爲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爲難，所以一嚮是「深惡而痛絕之」。不料卻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羣烏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罷」，阿Q想，「革這夥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阿Q近來用度窘，大約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間喫了兩盃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飄飄然起來。不知怎樣一來，忽而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人卻都是他的俘

虜了，他得意之餘，禁不住大聲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裏喝了雪水。他更加高興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麼就要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得得，鏘鏘！

悔不該，酒醉了錯斬了鄭賢弟，

悔不該，呀呀呀……

得得，鏘鏘，得，鏘令鏘！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趙府上的兩位男人和兩個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頭直唱過去。

「得得，……」

「老Q，」趙太爺怯怯的迎着低聲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爲是一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是唱。「得，鏘，鏘合鏘，鏘！」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纔站住，歪着頭問道：「什麼？」

「老Q，……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是什麼……」

「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悄悄的說，似乎想探革命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着自去了。

大家都撫然，沒有話，趙太爺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點燈。趙白眼回來，便從腰間扯下搭連來，交給他女人藏在箱底裏。

阿Q飄飄然的飛了一通，回到土穀祠，酒已經醒透了。這晚上，管祠的老頭子也意外的

和氣，請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兩個餅，喫完之後，又要了一支點過的四兩燭和一個樹燭臺，點起來，獨自躺在自己的小屋裏。他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燭火像元夜似的閃閃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着板刀、鋼鞭、炸彈、洋礮、三尖兩刃刀、鈎鐮鎗，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烏男女纔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王鬍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牀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沒有想得十分停當，已經發了鼾聲，四兩燭還只點去了小半寸，紅燄燄的光照着他張開的嘴。

『荷荷！』阿Q忽而大叫起來，抬了頭倉皇的四顧，待到看見四兩燭，却又倒頭睡去了。第二天他起得很遲，走出街上看時，樣樣都照舊。他也仍然肚餓，他想着，想不起什麼來；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開步，有意無意的走到靜修菴。

菴和春天時節一樣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一隻狗在裏面叫，他急急拾下幾塊斷磚，再上去較為用力的打，打到黑門上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纔聽得有人來開門。

阿Q連忙捏好磚頭，擺開馬步，準備和黑狗來開戰。但菴門只開了一條縫，並無黑狗從中衝出，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

『你又來什麼事？』伊大吃一驚的說。

『革命了……你知道？……』阿Q說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老尼姑兩眼透紅的說。

『什麼？……』阿Q詫異了。

「不知道，這門已經來革過了！」

「誰？……」阿Q更其詫異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錯愕，老尼姑見他失了銳氣，便飛速的關了門，阿Q再推時，啾不可開，再打時，沒有回答了。

那還是上午的事。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廢來也不相識的錢洋鬼子。這是「咸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他們想而又想：纔想出靜修菴裏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於是又立刻同到菴裏去革命。因為老尼姑來阻擋，說了三句話，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檢點，龍牌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鐘。

這事阿Q後來纔知道。他頗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們不來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

「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經投降了革命黨麼？」

第八章 不准革命

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裏面搗亂，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聽說那鄰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但這却還不算大恐怖，因為未莊人本來少上城，即使偶有想進城的，也就立刻變了計，碰不着這危險。阿Q本也想進城去尋他的老朋友，一得這消息，也只得作罷了。

但未莊也不能說是無改革。幾夾之後，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早經說過，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趙司晨和趙白眼，後來是阿Q。倘在夏天，大家將辮子盤在頭頂上或者打一個結，本不算什麼稀奇事，但現在是暮秋，所以這也執行夏曆止的情形，在盤辮家不能不說是萬分的英斷，而在未莊也不能說無關於改革了。

趙司晨腦後空蕩蕩的走來，看見的人大嚷說：

「噯，革命黨來了！」

阿Q聽到了很羨慕。他雖然早知道秀才盤辮的大新聞，但總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樣做，現在看見趙司晨也如此，纔有了學樣的意思，定下實行的決心。他用一支竹筷將辮子盤在頭頂上，遲疑多時，這纔放膽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說什麼話，阿Q當初很不快，後來便很不平。他近來很容易鬧脾氣了；其實他的生活，倒也並不比造反之前反艱難，人見他也客氣，店舖也不說要現錢。而阿Q總覺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應該只是這樣的。況且有一回看見小D，愈使他氣破肚皮了。

小D也將辮子盤在頭頂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萬料不到他也敢這樣做，自己也決不准他這樣做！小D是甚麼東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斷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辮子，並且批他幾個嘴巴，聊且懲罰他忘了生辰八字，他敢來做革命黨的罪。但他終于饒放了，單是怒目而視的吐一口唾沫道：「呸！」

這幾日裏，進城去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為有剪辮的危險，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託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託他給自己介紹介紹，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

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于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所以目空一切，兒子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裏了。

阿Q正在不平，又時時刻刻感着冷落。一聽得這銀桃子的傳說，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上辮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黨去結識。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黨只有兩個，城裏的一個早已「嚓」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他除却趕緊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了。

錢府的太門正開着，阿Q便怯怯的躡進去，他一到裏面，很喫了驚，只見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烏黑的袂纒是洋衣，身上也掛着一塊銀桃子，手裏是阿Q曾經領教過的棍子，已經留到一尺多長的辮子都捆開了披在肩背上，蓬頭散髮的像一個劉海仙。對面挺直的站着趙白眼和三個閒人，正在必恭必敬的聽說話。

阿Q輕輕的走進了，站在趙白眼的背後，心裏想招呼，却不知道怎樣說纔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黨也不妥，或者就應該叫洋先生了罷。

洋先生却沒有見他，因為白着眼睛講得正起勁：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却總說道：『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否則早已成功了，然而這正是他做事小心細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請我上湖北，我還沒有肯。誰願意在這小縣城裏做事。……』」

「唔，……這個……」阿Q候他略停，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但不知道因為什麼，又並不叫他洋先生。……阿Q心裏想，……

聽着說話的四個人都望着阿Q。阿Q也望着他們。洋先生也望着阿Q。……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揚起拳頭來了。……

趙白臉和閒人便都放聲大笑。先生叫你滾出去……

阿Q將手向頭上一遮，不自覺的逃出門外；洋先我總要告一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這

……沒有別的路，從此決不……

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說：『這有你的擔負，』去向文藝社人都驚服，說：『這筆勾銷了。』至于閒人們傳揚開去，給小D、王胡等輩笑話，倒是還在其次的。這秀才的時候

他似乎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無聊。他對於自己的

也覺得無意味，要侮蔑

；為穀難起見，很想立刻放下辮子來，但也沒有竟放。『桃子的傳說，除了兩碗酒，喝下肚去

，漸漸的高興起來了，思想裏纔又出現白盔白甲的碎片。子，也不仁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關門，纔踱回『早已』去。

拍，吧……！

有別

他忽而聽得一種異樣的聲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來是『熱鬧，愛管閒事的，便在暗中直尋過去。似乎前面有些腳步聲；他正聽，猛然間一個人從後面逃來了。阿Q一看見，便趕緊翻身跟着逃。那人轉彎，阿Q也轉彎，既轉彎，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後面並無什麼，看那人便是小D。

『什麼？』阿Q不穿起來了。

『趙家遭搶了！』小D氣喘吁吁的說。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小D說了便走；阿Q却跳而又停的兩三回，但他究竟是做過『這

路生意」的人，格外膽大，於是覺出路角，仔細的聽，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細的看，似乎許多白盔白甲的人，絡繹的將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甯式牀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還想上前，兩隻腳却沒有動。

這一夜沒有月，未莊在黑暗裏很寂靜，寂靜到像羲皇時候一般太平。阿Q站着看到自己發煩，也似乎還是先前一樣，在那裏來來往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甯式牀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決計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裏去了。

土穀祠裏更漆黑；他關好大門，摸進自己的屋子裏。他躺了好一會，這纔定了神，而且發出關於自己的思想來：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並不來打招呼，搬了許多好東西，又沒有自己的份，——這全是假洋鬼子可惡，不准我造反，否則，這次何至于沒有我的份呢？阿Q越想越氣，終於禁不住滿心痛恨起來，毒毒的點一點頭：「不准我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

滿門抄斬，

——

趙家遭搶之後，未莊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後，阿Q半夜裏忽被抓進縣城裏去了。那時恰是暗夜，一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悄悄地到了未莊，乘昏暗圍住土穀祠，正對門架好機關鎗。然而阿Q不衝出。許多時沒有動靜，把總焦急起來了，懸了二十千的賞，纔有兩個團丁冒了險，踉蹌進去，裏應外合，一擁而入，將阿Q抓出來，直往捕房裏關。阿Q有些清醒了。

阿Q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裏。他剛剛一抬頭，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着他的腳跟關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小窗。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却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穀祠裏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彷彿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爲我想造反」。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柵欄門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個滿面剃得精光的老頭子。阿

Q 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見下面站着「排兵，案旁又站着十幾個長衫人物，也有滿頭剃得精光的像這老頭子的，也有將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臉橫肉，怒目而視的看他；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說！不要跪！」長衫人物都吆喝說。

阿Q 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于趁勢改爲跪下了。

「奴隸性……」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但也沒有叫他起來。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喫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 的臉，沈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 胡裏胡塗的想了一通，這纔斷斷續續的說。

「那麼，爲什麼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里？」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來便憤憤。

「走到那里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你了。」老頭子更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然而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阿Q便又被抓進柵欄門裏了。他第二次抓出柵欄門，是第二天的上午。

大堂的情形都照舊。上面仍然坐着光頭的老頭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頭子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并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裏。阿Q這時很吃驚，幾乎「魂飛魄散」了：因為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樣拿；那人却又指着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的說。

「那麼，便宜你，畫一個圓圈！」

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着筆却只是抖。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沈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

阿Q正羞愧自己畫得不圓，那人却不計較，早已掣了紙筆去，許多人又將他第二次抓進柵欄門。

他第二次進了柵欄，倒也並不十分懊惱。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惟有圈而不圓！却是他「行狀」上的一個污點。但不多時也就釋然了，他想：孫子纔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他睡着了。

然而這一夜，舉人老爺反而不能睡；他和把總嘔了氣了。舉人老爺主張第一要追贓。把總主張第一要示衆。把總近來很不將舉人老爺放在眼裏了，拍案打凳的說道：「懲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黨還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來迂。不成！這是我管的！」舉人老爺窘急了，然而還堅持，說是倘若不追贓，他便立刻辭了幫辦民政的職務。而把總却道：「請便罷！」於是舉人老爺在這一夜竟沒有睡，但幸

而第二天倒也沒有事。

阿Q第三次抓出柵欄門的時候，便是舉人老爺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頭立大堂，上面還坐着照例的光頭老頭子；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頭子很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麼？」

阿Q一想，沒有話，他回答說，「沒有。」

許多長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給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氣苦；因為這很像帶孝，而帶孝是晦氣的。然而同時他的兩手反縛了，同時又被一直抓出衙門外去了。

阿Q被抬上了一輛沒有蓬的車，幾個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這車立刻走動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礮的兵們和團丁，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後面怎樣，阿Q沒有見。但他突然覺到了；這豈不是去殺頭麼？他急急，兩眼發黑，耳朵裏響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着急，有時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他還認得路，于是有些詫異了：怎麼不向着法場走呢？他不知道這是在游街，在示衆。

但即使知道也一樣，他不過以為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游街要示衆罷了。

他省悟了，這是繞到法場去的路，這一定是「際」的去殺頭。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螞蟻似的人，而在無意中，却在路旁的人叢中發見了一個吳媽。很久遠，伊原是在城裏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小孤孀上墳欠堂皇，龍虎鬥裏的「悔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鋼鞭打你打」罷。他同時將手一揚，纔記得這兩手原來都綁着，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好！」從人叢裏，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嗥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們背上的洋燭。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見一隻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裏有一柄新柴刀，纔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

，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銳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裏嗡的一聲，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至於當時的影響，最大的倒反在舉人老爺，因為終是沒有追贓，他全家都號咷了。其次是趙府，非特秀才因為上城去報官，被不好的革命黨剪了辮子，而且又破費了二十千的賞錢，所以全家也號咷了。從這一天以來，他們便漸漸的都發生了遺老的氣味。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鎗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鎗斃呢？而城裏的輿論却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鎗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阿Q正傳的成因

魯迅

在文學週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藉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爲然，至今也還不以爲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的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這是一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

，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吧，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畝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騎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為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侯，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合衆，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為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爲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爲要研究小說，因而要查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爲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使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爲於他有好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吧：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死，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俚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署名又開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虛（即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許多人都懷懷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的某一段衍義就是罵

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人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姓名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吧。直到這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罵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每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心裏想著，「俗語說：「計餓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週考，真是為難……。」

。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命運，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再有改革，我相信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Q亦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銷斃了一個多月。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嘻嘻，

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亞拉精夫」乎？乎？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不是我所以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存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Choking。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裏鎗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槍，一共打了七槍。不

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用鎗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舒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并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斃而死」，共分五節，現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斃餘人斃 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殺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會到刑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斃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沖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棹前站着……杜并没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向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眼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斃，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鎗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合眼去着，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遭發起顛來。後來

由某排長拿手鎗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鎗斃命。……先時，被害程步燁的兩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載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麼好……。

至於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謊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再
版
增
訂

再版附言

阿Q初版出書，便已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這，給了我們以不少的興奮和鼓舞。現在承讀者的幫助，寄來了一篇端木蕻良先生的「阿Q論拾遺」。我們趁這機會把他收集進去，使讀者的研究。

我們還打算把這個集子弄得更完善些，希望讀者能再收集一些寶貴的材料給我們，等到印第三版時刊進去，使它成爲一本更充實更完善的冊子，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阿Q論拾遺

端木蕻良

我們說過在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辛亥革命這幾次的變動之後，中國農村裏的居民，尤其是農民和家族子弟，起了空前大流動。中國新的城市使他們起了新的幻想，引起一種擺脫目前的苦境而能夠好一點兒活下去的那種幻想。

但是新的城市建立不起來，多半都是像北平青島那樣的城市，像上海廣州的那樣有點工業味兒的就很少。中國雖然有了碼頭工人、產業工人，在這個時候，也還很少，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工廠，沒有自己的輪船。所以沒有可能把農村裏游離出來的勞動力吸收過來。所以他帶給農村的憧憬的時候，就附加了一種幻滅作用。

現在我們在談伴隨着農村的困乏所擠出來的世家子弟是接受什麼樣一種命運，他們在這先天不足的城市裏打下了什麼樣的舞台。

原來「五四到五卅之間中國城市裏迅速的積聚着各種『薄海民』(B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智識青年。這種智識階層和早期的士大夫階級的『逆子貳臣』，同樣是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結果，同樣是帝國主義以及軍閥官僚的犧牲品，同樣是被中國畸形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過程所『擠出軌道』的孤兒。但是，他們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們和農村的聯繫更稀薄了，他們沒有前一輩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也可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反而傳染了歐州的世紀末的氣質。這種新起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熱度』關係，往往首先捲進革命的怒潮，但是，也會首先『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如果不堅決的克服自己的羅曼諦克主義。」(見亂彈三八〇頁)

由於這剩餘勞動力從疲乏的農村游離開去，由於這民族子弟的因封建宗法社會的崩潰而沒落下來。這時就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準則的流動羣，他們從農業鄉村走到商業都市，又從都市被排斥流到農村，卻不能用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自己的生活的態度和對於生活的信仰，他們似乎是被推來推去，擠進擠出。這兩種流動羣在這殖民地社會裏，就找到了他們混和點。第一，和勞動取着游離的關係，或者完全脫離。第二，有着新的追求，但是常常幻滅，因為他們同時被農村的破產把他們的生活所摧毀，又被都市的繁盛把他們的前途給堵塞，這種

從宗法社會崩潰下來的小資產階級和從去了勢的民族工業擠出來的要作工人而未作成的農民流動羣，在這兒尋到了他們木質的共同點，他們兩個不相同的社會羣，在要求的本階級的利益上，在這兒尋到了相近的趨勢，而尋求的手段，則幾乎又是完全相同。他們爲了生活過度的痛苦；所表現的心理反應也相同（一種低級的心理自衛）說：「媽媽的，我四十年前比你強！」再不然就是說：「年頭反了，兒子打老子！」他們認爲自己生活的秩序破滅了，不安定的錘子（這錘子是他早已鄙棄很久的）卻不偏不倚的敲在他夙以安靜自負的自家的（就是老子的囉）頭上來了。這些羣裏就隱藏着我們的阿 Q！

二

中國農村的破產和宗法社會的崩潰又加自主的產業活動的城市建立不起來，使人們的出路完全阻塞。今天在這兒登登覺得不對勁兒，明天在那兒蹭蹭也覺得不妥。今天聽說張宗昌招兵，明天聽說吳佩孚買馬。於是想當當兵也好吧，買買馬也好吧？

因爲這個在農村裏呆不下在城市裏又留不住的環境，就使他的觀念裏起了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就是他意識到可以有一種方法或技術使自己可以安頓下來，這種道眼一定有的，但是

時可提不到。「中國爲體，西學爲用也好吧！」「取士之法宜變吧！」「練兵之法宜變吧！」「全盤西化也好吧！」「好人政府也好吧！」「革他媽媽的命也好吧！」「一代不如一代吧！」「兒子打老子吧！」後來甚至會想到「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吧！」

他們的這種覺到有一種方法可以使自己安頓下來，而且想獲得這種方法。的確是從一種責任感來出發的，或爲國家，或爲民族，或爲自己，或爲第三房小老婆……確實是想解決這種動盪的沖激，而想尋覓出來一種新的秩序（或者舊的也好）但是城市不能施展他的作爲，（因爲它早已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它的主權實際已經操在外國人的手裏，使自己反而沒有插手的餘地。）鄉下也不能施展他的作爲，（因爲鄉下已成爲城市的附庸，它祇能在都市的不斷的侵奪之下，大大一疲倦下來。）久而久之，他們先前的那分責任感逐漸消失，反而變成一種對什麼都失去了責任感了。

這種從模糊的有着責任或感到模糊的失去責任感的意識過程隨着中國次殖民地的深刻化，就更加疑團洗鍊，幾乎成了中國人的家常便飯了，成了一種對付什麼都捉過來用的一種生活態度，這種態度包含着的一種對於生活的漠然的絕望。阿Q性就是這漠然的絕望的結晶。這種意識，配合着環境的薰陶，不知不覺的應用在處理現實生活這方面來，就成了他們的性格

的一部分了。從此生根長葉，結果發枝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好像是從娘胎就帶來了的一樣。這種性格在辛亥革命之後，到五四運動那一個晨光就更來得顯著，因為這時可以幻滅的對象可以絕望的義務隨着社會的變革更加多了。

因為中國任何人都爲着農村的疲弱和城市的空虛而失望而吃虧，所以這種出不得鄉，進不得城，上不得天，下不得地的心理每個人都都有着。上至大人先生，下至販夫走卒，幾乎都被這種命運所播弄。其間也許有許多人沒有身歷其境，但是這種普遍的心理反應却都是經過着的。

阿Q不過是這千萬人羣裏的一個罷了。

這些人，天天被推來推去，很少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處理自己的命運，天天被這種由不得自己的環境所支配所決定，像潮水裏的水母一樣。於是就引起一種主觀上的質的變化。他就要求着在自己的性格上保持一種平衡作用，這種平衡使他在想衝出去什麼而畢竟衝不出去時而得到一種心理上的安慰。這種心理上的安慰，常常帶給他一種似是而非的精神上的勝利，使他得到一度滿足的欣喜。所以漸漸的嗜到甜頭，每遇苦惱，就想起用它來作一種戰鬥的武器，用它來應付一切了。

這時他就成了阿Q。

三

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使阿Q先生採取了這種新武器呢？他採取了之後會得到什麼效果呢？

我們認為生物第一個本能是求生存，這種本能應用在日常生活裏就是自衛。自衛的方法不一，有的是張牙舞爪，龍吟虎嘯；有的是驚飛兔走，雀遁魚沉，有的則是放了一個很臭很臭的屁，然後逃掉，有的是灑了一泡很黑很黑的尿，然後跑了，有的則嚙嚙牙齒，有的則怒目而視。

人類據說是一種較高級的動物，所以他還多了一種心理上的自衛。心理上的自衛固然比屁比尿的花樣繁多，但是歸結起來却也不外是要求存在而來的。要知道逃也是求生存之一法也，有許多弱小的動物如黃羊子就是靠逃來生存的。

阿Q心理就是這些屁與尿的精神演出。阿Q不能在危險期間灑出一泡尿來，他就灑出一泡阿Q心理。

阿 Q 所以不敢公然的扇放屁或灑尿來逃避者，大概能遠意識到中國警察制度的普遍，或者估量估量對 誰非屁尿所可嚇退的，所以大抵就改爲怒目而視了。所以這時「阿 Q」是一種思想，是一種武裝。

但是因這怒目而視的無損於人，也就更加減低了阿 Q 的地位和身分，而更使他成其爲阿 Q 了。

北方有一句罵人的話，說：

「你這個人屎尿屁都沒有！」

夫屎尿屁都沒有的人，照理是很合乎市民清潔條例的了，照理是應該譽爲模範的了，但因此却招來更大的侮辱。

說屎尿屁沒有的人，就是木頭人，就是廢物的別名。但是我絕不相信阿 Q 先生是連屎尿屁都沒有的，我想他在土穀祠的老頭子睡熟了的時候，他一定會在廟後頭隨便洩溺的，不過當着趙太爺趙白眼（所謂光天化日之下）那些縉紳之前，他却不敢了就是。

在這一點上，阿 Q 確乎有他的苦衷，阿 Q 是無可奈何的。

阿 Q 本來是想隨時隨地覓取報復的，阿 Q 受到了迫害，在精神上是不平靜的。但是因爲

阿Q白天還得樁米，夜裏似乎不宜過分失眠才是，於是躺在地上呼呼睡了，萬事留到明天。到明天似乎阿Q又有新的理由。而且頂使阿Q感到威脅的，是阿Q不能得罪老主顧。阿Q的生命線大概是操在別人手裏，很有點不能自主。所以阿Q報復的範圍和程度就常常的打了折扣，但是阿Q還沒有忘記要取得勝利。不過取得真正勝利是頗費些手脚的，而且還得在阿Q之外加上一點阿什麼之類，甚至還得把阿Q根本鏟除，非這樣不能得到勝利。但這樣可又非我們的阿Q先生所願聞。因為我們的阿Q先生細細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他的現在保有的地位也並不推板哩！所以這時「反抗的阿Q」便轉過身來又要求維持現狀了。維持原來那個阿Q了，而也得到勝利了，因為是把秀才老爺壓了一頭了，在秘密之中大大的勝利了，於是覺得心裏安逸得自由自在，無往而不可了。於是走到土穀祠裏踢開了廟門，頗有幾分英雄的氣概的睡倒了。

阿Q是不滿意現狀的，但在仔細排起來之後，阿Q却以現狀為滿足了，甚至把現狀引為驕傲。

阿Q似乎心裏也有着一分悲哀，這悲哀是因為自己的欲望得不到而起的。阿Q也有許多欲望，阿Q也不是以自己的獨身，吃不飽，睡在土穀祠裏等等為滿足的。但阿Q常常在他莫

明其妙的勝利之中隱藏着一種莫明其妙的快樂。這是在他把現實看得朦朧些，把現實看得彷彿對他有利些，在這個時候阿Q忘記了一些別的，而感到有幾分自得自在了。阿Q常常願意把眼前的一切看得對自己有利，又彷彿世界上一切又都是以阿Q作中心的，阿Q很想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阿Q的最大特長，又在於他能夠在其實連吳媽那樣的老婆也沒有的這一現實之下，能夠獨具隻眼，看出這樣的結論來：「吳媽算什麼東西，我的老婆——比她好多啦！」阿Q能說：「四十年前我比你強」他能在自己還未降生的時候，比別人強！這一點則是我們的阿Q先生最最高明之處，真可使人甘拜下風，感激涕零的了。筆者在這裏特請讀者諸君，予以懇切的注意。這兒就是我們「阿Q哲學」的全部精華，也就是「阿Q哲學」的最大妙用。阿Q能以己之所無攻彼之所有，使對方一敗塗地。

阿Q先生是世界最好的戰略家，他能夠把「失敗」轉為「勝利」，把最末變成第一，他能夠把豸蟲升為狀元，又能使阿Q成爲老子。「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什麼東西呢？」

阿Q先生的長處，是善於以己之所無攻彼之所有而使對方一敗塗地。阿Q永遠是勝利的，而這個勝利因爲是精神的，所以更崇高。所以阿Q自己就把自己看得很大，他就看別人是

假正經，而自己是真正經，別人搵長燈叫作條燈是可笑的，別人把蔥花切成寸把長，也可笑。阿Q先生從頭到尾是絲毫沒有什麼可笑之處的。阿Q先生是從頭頂心心到腳底板板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經而且嚴肅。阿Q先生是天造地設生成的一塊極周到的實體，毫無瑕疵可尋。

阿Q你弄他固然是塊石頭，渾渾噩噩。但他自己却認爲上應天數，是一塊玲瓏透筆體的通靈寶玉。

因爲這個天造地設，通和圓暢，阿Q又無往而不利，所以阿Q就及沒有什麼悲哀，逢人便嘻嘻哈哈了。看着戲看得入神的時候便把下巴掉下來，看見一個單身男人和一個單身女人在說話，他就隨便的丟過一顆小石子。阿Q愛怎樣便怎樣，要什麼有什麼。這麼一來，阿Q又無所謂自衛，嘻嘻哈哈的晨光，還用得着自衛嗎？所以阿Q在被別人綁到車上示衆的時候，他還向別人看熱鬧，他的手被人綁上了，他也能作到很恰到好處的忘記，即使是縛着手他也能恰如其分的唱着：「我手執鋼鞭將你打……」阿Q性格之中很爐火純青的保持一分兒中和，阿Q豈是寫小品文，一定會寫得很平淡的。閱話休提，言歸正傳。本來不是說阿Q心理是從自衛出發的嗎？而且成爲某一種動物應敵的手段，現在爲什麼又說我們的阿Q又無所謂自衛了呢？這豈不是一點自相矛盾，無以服人了嗎？且住！原來一當他怒目而視日，正是尿

「完全無時！」……阿Q在開始戰鬥的時候，稍稍遇到一點兒艱難，就連忙——唯恐錯過時機，會出了什麼岔子——用精神勝利法來麻痺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裝。而使天下太平，混然無物，圓和通暢，不留痕蹟。阿Q勝利的原因就存留在他自己本身之內，和敵人反而沒有什麼關係了。

因此阿Q又是永遠不會戰敗的，阿Q很能隨機應變，應付裕如，他每次給閒人一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響頭——以後，他就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於是他就算勝利了。這心裏想着的話，後來每每說出口來，閒人一知道，就越發來戲弄他，他只得連忙從「老子」而降為「豸蟲」，就說「我是豸蟲行不行？」閒人們認為可行了，這才放手。被解放了的阿Q，這時抖了抖頭上的黃辮子，「便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嗎？你算什麼東西呢？」

阿Q的戰鬥列程是這樣的：

阿Q——老子

老子——豸蟲

豸蟲——第一

狀元——阿Q

阿Q——老子

老子——阿Q

阿Q頗能轉敗爲勝，制敵人於死命，他能把自己比作老子，又能把老子比作茅蟲。再能把茅蟲比作狀元，更能把狀元比作阿Q。

我們對於阿Q出生的背景，已經看了一遍之後，知道了他不是像孫悟空一樣，是石頭挖這裏闖出來的，而是被某某一些東西所決定了的，而是被一種時代的條件所束縛出來的玩意兒，而是一條有名有姓有來歷也有去處的一位先生。那麼我們再來研究他，也就較爲可靠較爲方便。

我們曾指出阿Q是一些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人物的意識形態的一部。這種意識是次殖民地的急遽化使他們有些兒措手不及應付不來當兒的反應。也就是被成了帝國主義的附庸的社會生產關係所決定了的結果。阿Q性不僅是一個心理過程，而是一個意識的實體。因爲安排它的社會基礎沒有根本改變。因爲殖民地命運的長期化使它有了生長的土壤。因此，阿Q性

從來沒和我們疏離過。阿Q不是一種心理，這是一種意識。它生長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個細微的節目裏。阿Q性的可怕就在它已成了人的意識的一部或全部。意識本來是被一些什麼所決定了的，但反過來它也能決定一些什麼。阿Q性是人（社會行爲的人）所決定的，人反轉來再被阿Q性來決定是很可怕的事。

但意識是有它的階級性的。那麼阿Q性應該屬於那一個階級所有呢？

這個問題是很容易的。那一位先生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Q性多些，那一夥人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Q性多些。那一個階級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Q性多些。所以這麼一來，阿Q性最多的恐怕要輪到我們鄙陋可敬的小資產階級這方面來了。因為我們知道「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爲困苦。」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似乎也以他們爲多。這說起來，未免有幾分不敬。這些小資產階級——就是從封建宗法社會崩潰下來流浪在城市的子弟們，他們爲什麼又是流浪漢的要舂米就舂米，要撐船就撐船的阿Q了呢，這樣說來豈不是有幾分胡纏。

因爲我們的阿Q似乎不是什麼子弟，這些子弟睡在土穀祠裏的，似乎也很少。他們倆個怎可能是一回事呢？而且從阿Q的「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的生活來看

他的確是個農民。是怎樣說法，難道說這是胡蝶演的姊妹花嗎？一個人玩兩角？或者說，難道說農民階層都是阿Q嗎？但是我們從真正的農民典型「閩士」的身上來看，却很少能看出阿Q的成分來。他是這得分開來說：倘若閩士也沒有家小，也住在土穀祠裏，也一紙給人家作短工，一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一恐怕他也要「媽媽的……」起來。因爲「閩士」不會像現在那麼執着了。「閩士」終於不能像阿Q生活得那般利落，「閩士」終於不能搬到土穀祠裏去，因此他終於因了「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他成了個木偶人而不能成爲阿Q，阿Q是祇給人家作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這與農民才能成爲阿Q，惟有和生產關係取着游離的關係的工人和農民才走向阿Q。阿Q之所以形成，便全繫在這個「短」與「便」上。阿Q的處境是短便的，是既短且便，毫不拘泥，無拘無束，自由自得。所以他這個農民是個短便的農民，他是勞動是短便的，游離的。可割可舂可撐，亦麥亦米亦船。阿Q之與勞動游離的這一特性，也正是小資產階級的惟一本色。這一點使阿Q先生又策身於小資產階級之羣，這是非阿Q先生始料所及的，所以說：阿Q既是從農村游離的勞動羣，又是從宗法社會下擠出的子弟羣。但是阿Q爲什麼又能代表某一個民族的弱點呢？

回答這個問題也很容易，我們在前邊說過，阿 Q 性的社會根據是次殖民地的經濟社會結構，阿 Q 性是生長在這一基礎上。所以阿 Q 哲學又成了一個奴才哲學，奴才是有他的主子的。整個兒的殖民地有他的主子。因為中國全國都陷在次殖民地的地位，所以先天不足的資產階級和每個階層的份子也很自然的都裝上一副阿 Q 臉孔。所以阿 Q 性出現的時候，也就帶着全國性。從過去我們所說的宗法社會解體出來的子弟，以及其他的階層，一直到先天不足的資產階級都流露着阿 Q 本色，使他成了全國性的東西。阿 Q 性有了全國性的趨勢之後，常常使人眼花撩亂，不能確定他的階級性，於是，常常發生兩種錯誤的判斷。第一，以為這是中國的民族性，或國民性，是與我們祖先俱來的，從盤古開天就有。第二，是某一種人或某一個人的弱點。與其他的階級無關，或者完全不屬於那一個階級。這兩種判斷都是不正確的。我們應該予以糾正。

四

現在再談談阿 Q 性到底是什麼？它包含一些什麼東西？

阿 Q 性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逃避現實。

在阿Q先生的略歷上載着，說他「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便罵，氣力小的便打；」從這一點一看他似乎是正視了現實，甚至於對於現實都有過一個全盤估計。但是並不。這是對於「口訥」「力小」的而說的。要是超過口訥力小的，他便不這樣認真了，他唱一句「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吹着口哨（我想他會的）走過去了。不管這走過，對他將來會發生什麼後果，他是全不計較的。

他不怕數目字，這個常常使外國人百思不得其解，對他毫無辦法。外國人在恫嚇中國人的時候，常常誇說我有軍艦五百隻，中國人絲毫不怕；外國人又說我有坦克車五千隻，中國人還是不怕。外國人急得沒法，便問這是什麼道理使你不怕呢？原來：「我四十年前比你強！」

阿Q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能創造第二現實。

阿Q很能忘記自己（第一現實），替敵人着想。（第二現實）他很滿意不看見自己的命運。他被綁赴刑場的時候，他看看熱鬧人的熱鬧。（這可說明他的涵養和氣度）。他自己帶着手銬的時候，他能取笑別人帶着手銬。

所以他很能幫別人的忙，喝自己的采。比如大家認為他在挨槍斃的時候太不夠味兒，不

會說一句：「再過二十年後，又是一個……」觀衆幾乎就要失望了，阿 Q 很迅速的挽回這個頹局，他張口就唱一句：「再過二十年後，又是一個……」第一現實是阿 Q 挨槍斃，弄到第二現實，是阿 Q 打馬遊街，光榮得很，差一點兒，沒有當狀元了。

阿 Q 性第三個特點是欺騙現實。

這位先生很會欺騙現實，他能使現實願意受他的騙。現實受了他的騙之後就偏向着他，去了那些對他不利的，祇剩下對他有利的。現實受了他的騙之後就規規矩矩的成了阿 Q 的現實。不再出漏子了。

譬如「他被別人打了，」這是一個現實，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出是阿 Q 吃了虧。但他能看出這是兒子打老子。

方才那個現實，到這兒便被模糊了，似乎確是兒子打了老子，阿 Q 是老子，而兒子打老子是罪不可追的。所以阿 Q 之不還手，認敗認輸，正是想把對方的罪狀大白於世的，使大家認清。阿 Q 不願模糊了別人的視線，所以阿 Q 不還手。

方才兩個現實，變成相反的現實，而使人更感動，覺得阿 Q 很能「忍辱負重」——坐以待

阿Q朦蔽了現實，然後從現實裏逃開去。他對付現實就像對付鄉下老太婆似的，他可以欺負她。

他對於處理現實可以說是很拿手的了。但結果「總還是阿Q吃虧的時候多。」這是很令人掃興的事。

阿Q在吃虧之後，並不追索那個使他失敗了的最基本的原因。譬如他的對手是王鬍，王鬍爲什麼佔上風，是不是王鬍先下的手先佔了優勢，是不是因爲王鬍站在台階上，取得了居高臨下的地位，或者是王鬍使的是路易喬的有名的左鈎拳，阿Q不耐煩去研究這個，以便下回再和王鬍打起來的時候也佔上風，他不作興，他祇輕輕的說一句「兒子打老子」就算數了，勝利屬他了，王鬍一敗塗地。

阿Q不耐煩這樣作。誰耐煩和你算今天這個賬呢，反正四十年前我比你強，你到底是算運麼的，王阿拉甚事，阿拉到土穀祠作興眼覺去哉。

你是什麼東西！

阿拉勝利了！

我們說過了阿 Q 的社會基礎，他對於生產關係的態度，他是被什麼一種次殖民地的社會環境所推擠出來的。他的階級屬性，他的夥伴，他的兄弟和他的一羣。然後再說明了阿 Q 性到底是什麼東西，包含了什麼特性。阿 Q 怎樣從抵抗的哲學成了敗北的哲學，阿 Q 是怎樣自己解除了武裝的。阿 Q 怎樣失去了責任感，而成了現實的俘虜。阿 Q 性是怎樣的一種漠然的絕望的結晶。阿 Q 又怎樣唾棄了現實，而完成了自我——差不多是大團圓的那個自我完成。

這之後，我們現在來談談他的革命過程，來作這篇文章的結束。

阿 Q 的革命也是由於對於現狀的不滿，也是想解決現狀的。但是他的動機，却是非常模糊，非常動搖，甚至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出發點。「革他媽媽的命也好吧！」阿 Q 這樣想。他對這個玩意根本沒有什麼執着之處，根本也沒想到革命是可以帶給他一種嶄新的前途。他祇不過是看別人看得眼熱，他也想弄一弄罷了。而且他的革命也不是想把趙太爺假洋鬼子根本剷除。祇是他也搖搖擺擺的姓起趙來，娶了趙太爺的小老婆，金滿箱，銀滿箱，要什麼有什麼。他並不想去正視革命的困難，和革命的應有的階段，他不，他根本不去想克服想戰鬥，而祇是思路上獲得。所以他對革命就談不到實踐。由於沒有實踐，阿 Q 就變成很羅曼蒂克的，由於沒有實踐，他就根本看不見革命行列的血腥氣和火藥氣，革命行列其實是並不怎樣美

觀的，其實是襁褓的憤怒的不整齊的。但阿Q的革命是很好玩兒的，阿Q的革命行列是白盔白甲，人人俏俊郎着，個個伏虎美人，都好像潘安宋玉樊梨花秦良玉似的。阿Q所用的手段也是詩意的，而且講求韻律，阿Q其實是詩人。

阿Q的革命手段，是一鏘鏘……得得……「既有幾分像舊詩，也有幾分像新詩，還有幾分像咒語。而且阿Q的革命還是被動的。他之所以未參加進革命陣容裏去，據說是一沒有來招呼他！」阿Q的悲哀，是他們竟再不來招呼他，因此把個革命的阿Q就誤下來。這可真是一誤終成千古恨，再呼已是百年身。阿Q的革命終於未出娘胎。

阿Q革命的所以未出娘胎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兩方去看。

第一，是他對於趙太爺假洋鬼子之類背叛的動搖性。他並不能堅定的來反對舉人老爺之類，來爭取自己的自由幸福。他對這斷然的解放了自身，總有點打漁殺家的桂英兒似的，有幾分下不得手。所以對革命一向痛惡，對着革命是敵視的。但是當他聽到舉人老爺怕革命黨的消息後，他卻也有神往了。而他一想到「未莊的一羣烏男女的慌張神情，」他便覺得「快意」。他想：「革命才好吧！」「革這夥媽媽的命！」他的革命是祇想快意，他祇想利用革命，快意一下。

第二，是他對於白盔白甲的幻想性。他以為把手一伸，命就革了，天地倒翻了過來，他要啥有啥，喜歡什麼就是什麼。吳媽自然聽他發落，小尼姑自然也得聽他發落，趙太爺小老婆也得聽他發落。而且白盔白甲來了，將他接去，前簇後擁，狗吠盛哉，差一點兒沒坐了龍庭。

其實並沒有這回子事，這都是阿Q先生窮極無聊，想得夢好。

他對假洋鬼子趙太爺趙白眼之類，不敢下手。對於白盔白甲，又嚇得沒決心去跟，祇是躺在土穀詞裏，想想就夠了，他在這「又怕」又嚇」的分兒裏，吓得撒了一褲兒子尿，把一個很好的革命也撒出去了。

這種動搖幻想之所自來，是阿Q手裏沒有強固的把握着生產工具的結果。這正是辛亥革命之後在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中擠出來的子弟和從破產的農村裏流浪出來的農民羣所共有的特徵。

其實，革命完了，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了就是，舉人老爺也作了什麼。阿Q還是阿Q。比如葉聖陶先生記蘇州光復了：「有幾處橋頭巷口張貼着告示，大家總知道江蘇巡撫程德全接稱了都督。……第二年地方光復紀念日的晚上，舉行提燈會。初等小學

學童也整起紅紅綠綠的紙燈籠，到都督府的堂上繞行一周；其時程都督坐在偏左的一把藤椅上，拈髯而笑。在繞行一遍的當兒，學童便唱那習熟了的歌詞：「蘇州光復，直是蘇人福，草木不傷，鷄犬不驚，軍令何嚴肅？我輩學生，千思萬想，全靠程都督。」……

六

不過阿Q一生也有過一次革命行爲，這一次就是對吳媽有所行動。

阿Q是君子，其實這行動也很自由戀愛式的，並非像一般大人先生所認爲的強迫執行的，這由他之像一個西班牙的騎士似的雙腿跪在吳媽的面前就可以知道的。

但這一跪着，在吳媽的眼裏卻「啲」的一聲叫了起來，反而比強迫還可怕，成了大亂子。因此他便不齒於人世了。

阿Q要求戀愛的權利，也是要求一個人的權利，但趙太爺（他是討了小老婆在家裏的）聽了却馬上喊：「你反了……你這……」當他要求一個「人」的權利時，他就被斥爲反了。但這時阿Q也沒有說：「我是跪下的，他不願也就算了，吳媽還是吳媽呀！」他連分辨卻不去分辨。比如說：「趙太爺還討了小老婆在房裏呀！」這樣的話更沒有敢衝出口。

阿Q沒有敢「鏘鏘」……得得「而老實的賠罪，欣然地簽定了二十一條。買了香燭，脫下小衫去賠禮。惟有這回阿Q沒有神往革命，反而實際的屈服了，連香燭都奉獻上來，小衫也奉獻上來，因為他意識到這違反了大人先生的禮義廉恥，而且怕今後春米便也舂不成，撐船便也撐不成，短工便也短不上了。

阿Q從來是在幻想上反抗，在實際上屈服。

七

那麼，阿Q有前途沒有呢？阿Q沒有前途。

阿Q的前途，祇有在阿Q性的根本消滅這一過程裏才有，阿Q的得救，必須在阿Q性的根本消滅。

阿Q的可怕還不在這裏，阿Q的可怕，就在「二十年後，又是一個……」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改寫於苦芹亭

